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臨朐縣志

嘉  
靖  
臨  
朐  
縣  
志

臨朐志叙

物之生也得雨露土膏之滋而後其天者  
曠涼祗見其槁矣故不得其養雖造化且無以直  
遂而况於人乎我

明之興已二百年海內晏然兵革不試太平之業隆  
矣通者文物日趨于勝熙藝之征僭侈不經之費  
如覩焉而莫之止生理衰薄殊異於先民識者憂  
之

聖皇御極獨矜念蒼痍而於安令之任必勤德意嘉

靖丁未之歲夏六月家士奉

命來臨朐入境省

觀民多朴野可治間有流風氣習則麤獷告許不能無矣事叢而獄繁負稅逋逃莫之能禦未嘗不嘆今之朐何其邊異于昔之聞也加之飢餉征調相尋不已民於是半憇窮余益懼焉君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氣化之不齊也久矣時之所趨人亦孰能違哉子職在牧民蓋先於是苟之籍祿于茲歲五周且半矣昕夕不忘思所以節用愛養者正賦之外一切捐以阜民錦力非德卒亦幾有所濟夫

善俗而為之所者脩吏也前事之鑒者後事之師  
也余則安能焉知來者之未能乎孟子惜當時諸  
侯去其籍顧今胸志獨無後將何述且夫萬世一  
心也獨不可以創脩自我而傳之耶於此考覈得  
失將必有卓異之政舉胸之敝措之至治不愧于  
今日堯舜之民者矣爰議於邑博豫川祝于草堂  
夏子石谿嚴子豫川草堂皆嘗考索往事嚴子嘗  
草創之會其遷去遂托海浮馮子終厥事焉初博  
訪邑志惟史令有遺志數章亦殘闕不完於是詢

之著舊采之焉曷取通志齊乘諸郡邑之志莫不

石

詳考而折中之總目之大凡曰風土曰官政曰人

物曰雜志他志名例不一今訂以四者足以統之其條

則四十有八夫志之脩合天人上下固不登載非  
徒為觀美具也實以生聚教訓之大業存乎今也

令之職顧不重哉故志風俗民業則直書弊源志

詭寄冗兵之類則附以論斷蓋天道人事莫不有是

非利害之寃不去其害民者其能有濟乎是故據  
事以紀其實嚴辨以定其趨詩文必取其有關於

政治以審其尚皆所以示養民也勢之侈遯詞之  
工拙繁簡又何計焉蓋燦然成書可以傳矣是志  
也邑之大夫士皆有商訂不克悉錄如少洲馮子  
嘗之南都過朐一閱雅有是正而石谿海浮先後  
實專其任可謂有功于朐矣不敷無能為役乃其  
竊志於牧民則存乎志嗣令於茲土者觀志決擇  
取昔人之善銳於繼述焉可也陋余之不逮更張  
而振起之焉可也吾雖未之能行猶吾之行也是  
朐民不亦永有賴於斯志哉刻成因叙作志之意

以告於後之君子豫川名文草堂名雲鵬石谿名  
怡海浮名惟敏少洲名惟訥已見官政人物志故  
茲可畧云

嘉靖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吉旦知臨朐縣事汝南

王家士叙

臨朐邑內圖一  
臨朐境內圖一

縣

胸

臨

胸

山川壇

城隍廟

慈濟院

關王廟

巷子齋

陰陽學

醫學

布政司

萬壽寺

古

社稷壇

圖

內

邑

陽

縣  
城



金庫門

文廟

三齋



監



按察司

土地祠

鵠脣縣

四明陣

府館

川堂

支舍



吏舍

縣  
城  
正  
宅  
西  
宅  
東  
北  
門  
驛

邑  
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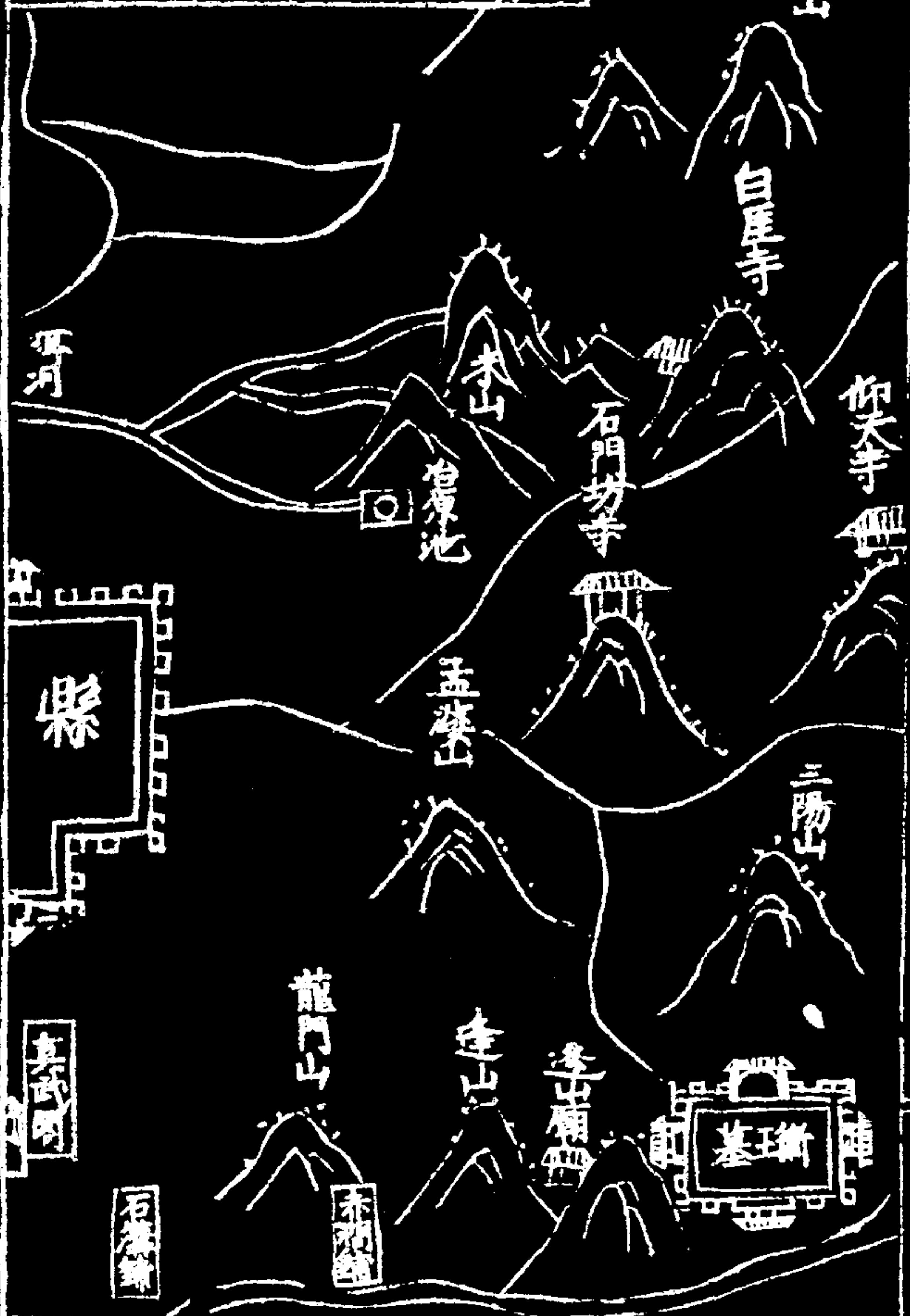
卷五十七

平襄界縣都益至西

里五十九

里五十九

臨朐縣  
南至穆陵關外沂縣



雨二十二日晴

嘉武廟

石門寺

# 安河汝至南東

# 國內境

# 水縣一百五里

水縣

近

卷之三

清嘉慶二十五年正月  
至安仁縣馬勝鄉  
東至

卷之三



# 新編中華書局影印

集解卷二十一

右圖凡二葉

臨朐縣志目錄

風土志 凡一十八條

建置

縣名

星野

疆域

城池

風俗

民業

山水

鄉社

街巷

市集

山寨

田土

戶口

物產

關梁

官政志

凡一十條

公署

學校

祠廟

壇壝

雜署

倉庫

鋪舍

貢賦

力役

歷宦

人物志

凡一十二條

名賢

鄉賢

進士

舉人

歲貢

列貢

薦舉

武勳

孝義

旌異

貞節

流寓

武勳

孝義

旌異

雜志 凡八條

古蹟

塚墓

坊表

寺觀

碑碣

遺事

祥異

詩文

臨朐縣志卷之一

風土志

朐小邑也山冠四鎮川走齊魯封貢之典肇自虞夏經畫分治則見于商周以來流俗在人土宜可辨作風土志第一

建置沿革

周為齊伯氏縣漢置臨朐縣屬齊郡東漢屬齊國晉屬東莞郡南北朝劉宋省入昌國縣屬齊郡隋開皇初改逢山縣屬青州大業初復名臨朐屬北

海唐宋俱屬青州金屬益都府貞祐間析置穆陵縣元省入益都尋置屬益都路

皇明因之屬青州府編戶一百六里

縣名及離合考

按前漢地里志臨朐屬齊郡朱虛屬琅邪郡後漢郡國志朱虛屬北海國臨朐屬齊國晉則朱虛臨朐並屬東莞劉宋則朱虛屬平昌郡而臨朐省入昌國縣屬齊郡元魏更置般陽西安二縣則離革不同至隋開皇則又改臨朐為蓬山縣屬青州大業

初復名臨朐屬北海唐宋俱屬青州而不復有所謂朱虛是合為一金屬益都府貞祐間析置穆陵縣則又離之元省入益都縣尋置屬益都路我朝因之則又復合矣按周禮職方氏正東曰沂山顏師古曰沂山在蓋水經云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酈道元注云泰山者東泰山也東泰山蓋漢人高大沂山之辭所謂巨洋者即瀦水也然則蓋與朱虛為臨朐之南境無疑矣在兩漢及六朝時地有分建隋唐而下併為臨朐矣又地里志臨朐注

言有伯氏駢邑郡國志亦云臨朐有三亭古駢邑則又可知春秋齊伯氏駢邑即此地也且其名臨朐者謂其臨朐山也其所以名駢邑名蓋名朱虛則不復可考矣

星野

晉天文志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胥之分野屬青州又曰齊國入虛六度則臨朐星野當以青州為準

疆域

東以安丘縣駟馬溝為界七十五里西以益都縣  
泉村為界七十里東西廣得一百四十五里  
南至穆陵關外及沂水縣地境為界一百五里  
北以赤澗鋪舊基外及益都縣地境為界二十里  
南北袤得一百二十五里

### 形勝

雄鎮東冀乎沂山重關南阻乎穆陵通志北引長河南  
控巨鎮山川之形疊秀而挺奇乃三齊襟帶之地

也出宋縣尉黃  
頤脩學記

城池

土城莫考始何年築按通志元至正十七年盜起陷  
益都賊黨李華撫此因加脩築

國朝景泰四年知縣陳安成化二年知縣卜釗二十  
年知縣張璉嘗相繼脩築逮正德初則坍夷不足  
恃兩經流賊殘破六年知縣雷智東甫蒞任遂力  
為脩築無何流賊復至果賴以守焉嗣是知縣孔  
泗復于城下開通馬道築牆夾之功未竟而以憂  
去今墻亦多壞矣嘉靖十年知縣褚寶二十五年

知縣賈東山二十六年知縣王家士復相繼脩築

高二丈周圍三里濠深者二丈淺者丈餘耳其門  
南曰朐陽北曰古駢東曰海津西曰雲山東西二  
門堪輿家以為不利科第今塞之矣

### 風俗

史記齊世家其民闊達多匿知漢地里志其士好經  
術矜功名舒緩闊遠其失謗奢朋黨言與行繆虛  
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由二史之言以  
觀于今朐之俗不甚相遠但舒緩闊遠謗奢朋黨

歷詎之習視古昔變矣若所謂齊俗急功利矜功  
名者殆不減古昔云

民業

民勤耕農務蠶織作紬絹山居者或拾山蘭作紬禹  
貢所謂繁絲者也亦頗種綿花為布西南鄉以果  
樹致饒益多麥收者好造麴交易以為利亦或養  
蜂收蜜懷資者或輦其土之所有走江南間易以  
生殖或販魚鹽其西南山社無業者或伐木燒炭  
燒石作灰陶土為器負販以給徭役近社之貧者

大抵以菜為業又或織蓑若秫為席薄或編荆為  
筐筥以供不食餅師酒戶則鱗次于市鮮不勤生  
者古稱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至于今為近之

山水

沂山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濿川禹貢高山大  
川沂山其一也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  
曰沂山沂山在臨朐南百餘里即古蓋與朱虛地  
西則遼宗岱嶽東則俯視琅邪山之顛為百丈崖  
有飛泉下灑曰瀑布左麓為東鎮廟或曰中有老

柏背負鳳皇嶺南有穆陵關界長城書案二嶺之

間斯則沂山之靈秀為東方之巨鎮也自虞夏有  
望秩之典至周有埋沉之祭秦祀加車乘駒駕漢  
公玉帝請于武帝曰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武帝  
設祠具至山卑不稱其費乃令禮官祠之而不封  
魏文帝瘞沉圭璋隋制取近側巫一人主知灑埽  
唐加玉爵年別一祭牲用太牢雖歷代祀典不廢  
瀆經甚矣我

國初削去封號稱東鎮沂山之神錫以金龍杏盒有

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秩祀乃正云

通志沂山圖說

漢志謂卑小不稱其費者蓋沂山遠望之則高壓群山緣坡麓曼衍八九十里以漸而升迨至其顛則失其峻極耳齊乘

此數語得之想作者嘗親歷此山也但顛字當作下字爲是

百丈崖沂山之脊東插于此從外至其下緣山之側徑而行可三二里許頗艱于陟降崖實不足百丈

石壁峻立如斧劈然石鐸側出松檜不知其何自  
生植也崖下冬有積雪須四五月乃消

瀑布水出沂山絕頂東行山顛五七里許懸流渴為

瀑布入石澗南行三四里許折而東行又三四里

許亦石澗則沙底數里折而北行經大閨小閨至

蔣峪折而東經降町趙莊白塔諸社入安丘界是

名汶河俗音訛作汎乃沂山所出水之東汎也

巨洋水出沂山西麓九山社經界首治源諸社乃斜

拂治南入益都界是沂山所出水之北汎也乃若

沂山南麓水母廟所出水是名沐水西南麓松仙嶺所出水是名沂水周禮職方所謂其浸沂沐也是沂山所出水之南泓也二水非臨朐境內而皆出沂山故得附載

按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水經云出蓋縣艾山今蒙陰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泉此沂源也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據周禮沂山因沂水得名康成又齊之大儒不應有誤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齊乘

朐山在縣東南二里近瀦水自一面望之加朐故名

朐山又自一面望之則如覆金故又名覆金山上有澑祠

委粟山在縣東北三里水經云孤阜高出形如委粟

今名粟山上有澑祠

石膏山在縣西北入益都界漢地里志洋水所出

龍山在縣東北十里山形蜿蜒如龍故名或曰漢時

有龍見此山因名相傳山之下有潭舊縣官嘗於

此禱雨其以名社莫考何自始也

三陽山在縣西北二十里舊名三郎因契

衛恭王更今名

靈山

丸山

逢山俱見雜志

龍門山在縣西北十五里與龍山對峙

堯山在縣東五十里堯水出焉逕益都壽光界而北

石門山在縣西三十里山頗奇峭石磾間側出松檜

多於仰天百丈崖山勢屈曲西向近晡時乃見日

故邑人有石門晚照之說俗呼石門坊

仰天山在縣南七十里勢屈曲東向有小巖洞藏山腰歷側徑里許穿一穴乃可達洞深高不踰尋丈壁有石大視兩掌其光可以鑑寺僧云每月明之夜則山巒草樹咸在鑑中未試其信否山麓有洞深可五七丈許上有竅通天云秋月中天之夜洞中光景頗奇故土人有仰天秋月之說山之陰有水簾洞深可數丈泉源深遠潛通佛刹前泉井其自洞口出者流而爲河經辛庄諸社入石溝水又

有黑龍洞相傳舊碑兩輒應宋碑云元符三年勅

額靈澤廟崇寧五年封濟豐侯

大弁山沂山東南曰大弁山大弁今人訛作大屏字

相類而誤唐沈亞之沂水雜記又訛作太平山當

從水經作大弁者是大弁東即大峴也齊乘

大峴山即穆陵關也其山峻狹僅容一軌故為東南

天險劉裕伐南燕兵過大峴指天而喜曰虜已入

吾掌中即此山也山北數里有裕祭天五壇齊

祭天五壇詢之土人今無遺跡可覓

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以名社 王家士曰予嘗以公務出旋自安丘西望山形如几指問山名左右云紀山蓋本次山形得名俗以音同遂譌傳耳

方山在縣東三十里上庄社

英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以名社

大山在縣南三十里以名社

孤山在縣東四十里以名社

峯山在縣東南六十里以名社

牛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山方而長下出泉以名社

雙山在縣東南四十里兩山相連故名以名社

柳山在縣東七十里相傳盜跖嘗聚衆此山因以柳  
名今無所考恐亦好事者為之耳以名社

廟山在縣東八十里以名社

孟坡山在縣西南十五里上有孤石如婦人冠俗呼  
爲孟婆髻

翠屏山

太平山

八岐山以山頂有八尖故名或云八旗則失之夸矣

鳳凰山以形似名以上四山相連在朱音

青山在縣西南十五里與牛山對峙

恨虎山在縣內四十里

黃山在縣南四十里山頗高大以名社

米山在縣西南四十里以名社

虎頭山在縣南八十里

嵩山在縣西南七十里與黑山相連近沂水蒙陰二

縣地界山出銀礦其山下河水中亦時出礦及沙

金山間又出有鉛錫銅鐵亦時有石碌白丹砂之

頽然未易可得也惟銀礦獨易發土人之頑者時  
竄聚隣邑不逞之徒多至數千為群相與盜采甚  
為地方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縣官苦之

馮惟敏曰山澤之利從古有之然而銀洞為胸  
刺害何也民採之卒棄本業嘯聚山谷分落樹  
敵殺傷無筭必捐軀覆族而後已官採之則大  
夫畢至有司奔命供帳輿馬之費騷動數伯里  
而朐為甚工役傭作之直殆又過之且虞不逞  
之徒群起而為亂也兵防饋餉用出無經瘳官

執政耗財蠹民至是極矣乃復有官民同利之議者官監民採貸以公帑已乃償之僅無少餘是三者朐皆行之而一無所利顧蒙其害至今未甦也夫礦亦石耳一掘不復生息古今掘之不遺餘力矣其不可復得理有固然無足辨者

海浮山在治原

五鳳山在沂山之東神祐宮之後又謂之鳳皇嶺  
太白山在縣西南一百五里接蒙陰界

辛山在縣東南六十里以名社

半壁山在縣西南三十里

甕石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山頗高峻行者徑馬上

有石離立遠而望之如甕故名

駝峪嶺在縣東南六十里大峪社

紅砂嶺在縣東南十里

田頭峪在縣西南五十里其巖洞中舊產有鍾乳後

漸有知者云今無幾餘

楊谷埠在縣東十里許

白峪在縣西南三十里隱士社有孤松甚奇古今為

寺僧伐去

羅漢洞即上有竅可以仰而望天者也以壁間藏有

石斲羅漢故名又名太祖洞者則好事者為之也

黑龍洞仰天山頂南行十里許可至旁有石窟名仰

天

水簾洞說見仰天下

白龍洞在白沙社

風火洞在宋庄社其東數里懸厓壁立名小有大亦

有洞相傳二洞相通嘗試以火則烟透出也土人

昔避兵于此

馬珩曰朐之山有二脉自沂山來者沙石山也  
水率雜沙自嵩山來者青石山也水率雜石石  
不能遠徙沙無所不至故瀦河之為民灾上下  
數百里而朐為劇當其怒衝也土膏日削而國  
賦歲增將不知其所終也

瀦水水經云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國語謂之吳  
水袁宏謂之巨昧王詔以為巨蔑或曰朐瀦或曰  
沫實一水也今謂之瀦河東北流至臨朐逕覆金

委粟山又北過府城又東北逕故益縣城右別出  
一支為一溝道元謂入巨淀此帶也今廢又北逕壽光縣東北  
由黑家泊入海漢志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  
饒入巨淀即此水也但因北洋而誤其源九洋見後即石溝水乃以  
因支津別出而誤云入巨淀曾肇南洋橋記乃以  
洋為南陽非也洋為齊之大川故以巨名道元所  
謂群書盛言孟堅不應捨大而志小  
石溝水出逢山東北石澗中山即石膏山麓三成水  
經名北洋蓋因巨洋在南也

南陽水水經注長沙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北  
注濁水通名爲陽而有南陽北陽之論今按南陽  
水出府城西南二十五里石膏山即逢山之西麓  
也

曾肇南洋橋記曰俗呼洋水有二曰南洋河今橋  
所在是也曰北洋河距城北二里者是也道元則  
曰群書盛言洋水出臨朐陽水尊源廣縣兩縣雖  
齊川土不同於事疑焉然則洋分南北當後魏時  
已不能知况後世哉今辨之曰群書盛言出臨朐

者此巨洋也漢志失其原委耳南陽自為長沙水  
北陽自為燭水曾氏乃因漢志石膏山之洋水而  
以陽為洋誤矣蓋石膏山與遼山連麓長沙水出  
其西即南陽水即南石溝水出其東即北洋水即北洋水自出沂山故  
水經稱洋水則有巨洋北洋稱陽水則有南陽北  
陽稱南洋者無之俗所誤耳四水雖以音同致疑  
源流可考惜乎曾氏之不察也齊  
馮惟敏曰洋水之辨余敢止而近之今俗呼南  
陽水為北洋北陽水為小北洋名猶未正也四

水惟濁水非朐也因辨南北之名而附及之又

按水經注達德水出達山達德水俗名七里河

遙南南折而北合南陽水入巨洋亦朐出也

汶水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東北流逕安丘城西入

于潍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

朱虛入潍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

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即今大清河入潍之汶見

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齊乘乘

白狼河三水皆源丹山

通志

紀水出紀山入白狼河逕昌樂小王庄西北入海

合水出牛山二股西流至朱位東合為一出朱封口

入瀦河

大河發源沂水縣界經嵩山西麓東北流入瀦河

小河出中庄社平地北流入瀦河居民倚以陶埴

冶泉在冶源有山名海浮緣山麓皆出泉其出冶官

祠下者為泉源居民甃石圍之深可數尺色清而

味甘草生其中者入冬不死經玉泉寺而東匯為

大小二龍灣深可丈餘其水皆冬溫夏轉寒冽又

東里餘則折而北入瀨河

按水經注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

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瀕於窮坎之下泉溪

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為冶泉祀按廣雅

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称

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

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徵加功飭以為嬉遊

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竦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

閑君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未日桂筍尋波輕林  
委浪琴歌既洽懽情亦暢是焉棲寄寶可憑衿  
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勺藥實亦絜  
立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熏冶泉  
金泉在縣南一百里出本社平地以其四時常溫故  
名

玉泉在縣南九十里出本社  
龍灣在大峪社泉歷層石如冰簾然俗云有龍潛其  
下蔣峪社東北亦有龍湾深不可測溢入汶河

石泉出石門寺石鍤間涓涓不竭足供僧汲

黃龍溝出田村井家西南五里平地東流經山川壇

右入瀦河

龍泉水河出寺泊社平地經縣南小橋入瀦河知縣褚寶嘗疏導繞城為池後復故知縣王家士復引水灌城壕

竹子溝在牛山之麓

洪山溝在縣東南三十里

釣魚臺在辛庄社兩崖巨石相距如石梁中為仰天泉所經名臺者北崖也

八角井 在嘉祐寺山門外上龜石下鑿石各深丈有  
尋嘗以歲旱水竭寺僧明德者腰組而下因得其  
淺深但此井上圓下方而今呼八角且明德云泉  
竅在六尺以上而鑿復深其說不可知矣

天井 在本社道傍南崖下土人云出天成故名天井  
嘗經行其傍俯視則亂石屈曲水不可見深亦莫  
測疑人力為之則直上為是屈曲乃爾殆又出于  
生成也

仰天井 在本山文殊寺佛殿前龜石作方井徑可七

八尺許寺僧云井泉與山後水濂洞相通嘗試以  
糠投井少頃自洞中流出也

坊廂

德化坊自儒林坊至光門外社稷壇巷

宣教坊自儒林坊南至五井巷

承恩廟自社稷壇巷北至涌澤園

恒濟廟自五井巷南至瀦河店

政平坊在崔府君祠迤東

鄉社

禮讓鄉在縣之西所領社二十有二

平安社

龍泉社

孤塘社

馬陵社

寺泊社

鮑庄社

田村社

趙町社

禮義社

東庄社

逢峪社

鎮頭社

田庄社

李召社

羊善社

小章社

小崔社

朱羊社

廣堯社

辛庄社

栗山社

赤澗社

孝慈鄉在縣之西南領社二十有七

朱封社

朱位社

七賢社

潤源社

治源社

中庄社

宋庄社

界首社

孫庄社

米山社

佛崖社

南流社

朱包社

朱莊社

五井社

天井社

隱士社

嵩山社

王庄社

仁禮社

全峪社

白脩社

王泉社

寺頭社

呂匣社

書堂社

朱音社

仁壽鄉在縣之南領社三十

上庄社

牛山社

黑山社

盤羊社

張祿社

郝庄社

辛塚社

小山社

大山社

良善社

張龍社

峯山社

黃山社

大峪社

牛河社

常庄社

大關社

崔冊社

鹿皋社

白沙社

九山社

金泉社

沂山社

龍巷社

降町社

趙庄社

沂山社

龍巷社

忠善鄉在縣東北領社二十有七

榆林社

誕公社

董庄社

鞏郭社

咸福社

龍山社

時村社

李雙社

菟花社

樂地社

堯山社

上林社

張郭社

夫召社

行山社

紀山社

柳山社

雙山社

辛山社

英山社

龍崗社

變埠社

辛興社

廟山社

追攝公私俱便法意兼美何其行之不易也大

歸併之政今日急務既以甦乎貧病又以簡乎

右里社半流者四而一太半流者七而一全流

者什一招徠日勤而死徙日衆柰何馮惟敏曰

里者不欲與小者併惧其厲已也其小者又必  
越境援翫冀其自殖吏莫能理竊議莫如官自  
施行半存者兩併之少半者三併之全逝者附  
於大里聽其租佃帶辦糧業庶幾通融之法里  
胥既減差遣適平細民可以無擾矣流移其有  
不復者乎

王家士曰歸併於招徠流移亦准宜一法非其  
本也嘗力行之上司以人不樂從告者紛擾黃  
冊難於改造中止新城曾申 清戎馬公啟假

嗟力痛懲不從者馬公駿其說要之富室詭寄  
而田糧不均地畝抛荒而差役愈重必於此更  
張庶其有濟然非有司之所能盡專也予別有  
議附貢賦之末

街巷

羊腸街 即縣大門外徑城之南北門者街本直又而  
名之羊腸不知其義云

羊石街 在儒學前以櫺星門右有石如卧羊故名

菜園巷 與城隍巷相值

西巷通羊石街

銅子巷自布政司西迤萬壽寺前而東通大街已上

俱在城內

東巷有崔府君廟

逢峪巷

姚家巷

粉市巷通邑厲壇已上俱在北門外

五井巷

安丘巷

春牛巷通山川壇已上俱在南門外

市集

新寨集在縣南三十五里

將峪集在縣南七十里

大關集在縣南九十里

鹿皋集在縣南六十里

破丘集在縣西南九十里

五井集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冶源集在縣南二十五里

石佛堂集在縣西南五十里

寺頭集在縣西南六十里

白沙集在縣西南七十里

龍泉集在縣西二十里

逢峪集在縣西二十五里

廟頭集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盤羊集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柳山集在縣東南五十里

白塔集在縣東南七十里

龍崗集在縣東北三十里

山寨

沂山寨在縣南一百里

嵩山寨在縣西南五十里

逢山寨在縣西北三十里

柳山寨在縣東五十里

關梁

穆陵關在縣南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據碑記元至正

壬辰命武德將軍前益都路副達魯花赤帖公建

兵室翔戍樓把截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始設巡檢司官一員領弓兵百餘人

盤詰今所領弓兵三十人

北門橋在北門外嘉靖二十四年圮壞知縣賈東山

重脩

南門橋在南門外嘉靖二十六年圮壞知縣王家士

重脩

灞河橋一在南關外一在栗山下

右二橋以河面闊遠未有為經久計者每歲當

寒沴有司始命地方架木為之則老羸病擔  
夫孕婦固已病涉久矣迨春水始泮地方撤其  
材而去涉者或衣或裸則又往往病焉夏秋霖  
潦暴漲山溜總至波流悍急貪進而漂沒者亦  
時有之噫乘輿濟人固聖賢所不取而橋梁道  
路實王政之所先君子苟加之意焉斯其於仁  
惠遠矣

田土

官田五十七頃五十一畝一分一釐

民田六千七百七十一頃一十二畝七分二釐

綿花地九頃四十一畝二分二釐三毫

抄沒地八十六頃二十一畝三分五釐八毫

斗地二十六畝二分

戶口

洪武二十四年

戶一萬三千七十八

口二十一萬五百九十三

永樂十年

戶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八

口一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宣德七年至弘治十五年無考

正德七年

戶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口一十二萬四千五百

嘉靖元年

戶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二

口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八

嘉靖十一年

戶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五

口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

嘉靖二十一年

戶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五

口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

嘉靖三十一年

戶一萬四千三十五

口十三萬八千九百一十一

物產

穀之類

粟

麥

稷

稻

黍

梁

大麥

蕎

林蔚

芝蔴

蘇子

麻子

葵子

豆之類

黃豆

菉豆

黑豆

赤豆

豌豆

豇豆

扁豆

踴豆

菜之類

芥菜

春不老

白菜

生菜

葱

韭

蒜

芹菜

茼蒿

菠菜

芫荽

苦蓬

蔓菁

蘿蔔

胡蘿蔔

茄

瓜之類

西瓜

冬瓜

黃瓜

菜瓜

甜瓜

絲瓜

瓠

葫蘆

果之類

桃

杏

李

柰

柿

棗

栗

銀杏

石榴

花紅

蜜果

核桃

葡萄

木瓜

櫻桃

換棗

梨

平波果

文官果

無花果

木之類

桑

楸

槐

柏

松

柘

柞

榆

柳

枰柳

椿

樗

三

藥之類

青楊

白楊

梧桐

柴胡

防風

黃芩

蒼术

天麻

紫草

黃精

杏仁

麻黃

兔絲子

地黃

桔梗

瓜萎

枸杞

半夏

天門冬

麥門冬

益母草

豨莶草

車前子

蒺藜

射干

三棱

莪朶

薏苡仁

花之類

芍藥

茶藨

薔薇

棣棠

刺梅

金鳳

金錢

玉簪

石竹

長春

木槿

萱

葵

菊

鷄冠

畜之類

牛

馬

驢

驥

羊

猪

犬

猪

鵝

鴨

鷄

鴟

禽之類

雉

鳩

鶲

鴉

雀

黃鸝

鵠鵠

鴦鴦

水鷗

鷺

鷄鷄

淘河

天鵝

鵠

雁

鶴

啄木

鶲鶲

獸之類

鹿

麌

狐

貉

兔

野狸

獾

狼

鱗之類

鯉

鰐

鰐

鯽

鱈

白鯧

鰻鰐

貨之類

綿紬

山繭紬

生絹

木綿

紅花

蜜

蠟

炭

煤

石灰

靛

狐狸皮

第

前

狭

麻

葛

荆

臨朐縣志卷之二

官政志

官守所在政教於是焉出失吏茲土者接踵而至名可泯泯已乎乃若古今詳畧則限乎見聞所及作官政志第二

公署

縣署在城東北隅東北抵城西抵民舍據舊志為元至治初縣尹董翌建也

國朝洪武初知縣陳棟二十一年知縣李炳天順中

知縣卜金成化中知縣史效相繼脩葺正德初燬于流賊今公堂廨宇等大畧皆知縣雷啓東脩建也縣大門不知始何人作疊磚石為券門西向不知其何也直大門之東為平臺上達鐘樓則出知縣諸寶今樓則知縣賈東山撤櫓而改作之於大門之上又作屋置更鼓焉訓導嚴怡有記於公堂後又建有忠愛堂教諭祝文有記夾堂階有老槐數株其西南一株尤古殆數百年物儀門左為土地神祠右為申明亭申明亭之右為府館土地

祠之左為按察司縣獄在府館前門東向倉在獄  
之右門北向

按察分司在縣署東元縣尹董翌建東抵城西抵土  
地祠後抵典史宅歲久傾頽規模卑陋嘉靖二十一  
八年知縣王家士重建

布政分司在萬壽寺東正統四年知縣任榮建後及  
右皆抵居民宅舍歲久傾頽規模卑陋知縣王家  
士重建

府館元縣尹董翌重脩洪武二年知縣陳棟重建在

縣署儀門西東抵山明亭西抵民舍後抵主簿宅  
知縣王家士重脩

學校

儒學昔在縣治西南隅宋紹聖五年知縣李恭始遷  
于此宋季毀于兵元中統簡縣尹陳仲祥至治間  
縣尹李善卿嘗相繼脩葺

國朝洪武二十年知縣李瑀正統四年典史鍾興景  
泰二年知縣劉環成化七年知縣小劉亦嘗相繼  
脩葺嘉靖十年知縣褚寶傷其圯陋勸用民力於

廟廡堂齋等凡既脩飭於明倫堂後又建有希聖  
堂於希聖堂東西又作有號舍於儀門外鑿有泮  
池則出其意其作敬一亭作啓聖鄉賢名宦等祠  
則奉

詔令而爲之也敬一亭在明倫堂前於  
制當遷堂後其所作希聖堂則已頽廢啓聖祠在時  
習齋之西名宦祠在儀門左鄉賢祠在儀門右教  
諭宅在西廡後訓導宅在教諭宅前一無宅學地  
東抵民舍西抵民舍後抵縣倉及城

嘉靖二十八年知縣王家士重脩廟廡堂庫  
齋房改室

牲堂於堂西南仍建堂三間於明倫堂之後

學倉景泰二年知縣陳完脩達成化十二年知縣劉

射圃在儒學前久被民侵且潛取土鑿為深坑知縣

家士

令人填塞東至孟緒張田舊

腳下南至孟緒牆腳下西至許科孟緒牆脚下北

至官衙中心西邊長拐一段南北

北長九十入步此

口七步中口八步南口七步一段共地二畝

一

疊二毫

學地元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智達魯花

亦大不花主簿張深典史李克讓原撥學地二頃

本學周圍地一十畝東至城南至課間相公  
西至周巨川東北二至官宅牆東西取直為界  
西北至牢墻西至蕭瑞卿等

一鄉下靈山地二頃餘一段一頃二十畝餘東至  
小道南至官荒北山西至水溝北至水泉取直  
為界一段靈山西北八十畝餘東至官荒地南  
至水溝西至峯堆北至小道地界雖在被民混

耕

一段續撥城郭周圍壕暫地惟城東一面教諭訓

導分種其三面俱民占耕

國朝成化十一年續買學地九段契收卷內

一買德化坊民人閻讓宅東西五十三尺南北三

十八尺用價銀四兩

一買德化坊民人閻珉宅地價銀五兩今西耳房  
後官地也

一買田庄社民人蘇焜宅地東西五十二尺價銀  
二兩

一買朱封社民人油雲地南至大街東北二至儒

學西至寶宣王雍宅價銀一十二兩今庫門出入之路也

一買田庄社民人蘇占宅地價銀一十二兩今西齋號之地也

一買德化坊民人王昇宅地價銀二兩

一買孤唐社民人聶岱宅地價銀二兩今庠門西號地也

一買恒濟廟民人王聰宅地

一成化十二年又買政平坊民人李果園地價銀

一兩五錢今西官宅後也

朐山書院在儒林坊南街東嘉靖十年知縣褚寶達有養正景賢堂東西塾及書齋今廢提學陸公鉉有碑記知縣王家士重脩門牆建講堂於中社學洪武中

令府州縣每五十家設社學一所請秀才教諭軍民子弟

累朝勅遣督學憲臣必以脩舉社學為言意甚至也朐各里舊有學文而陳廢經諸令脩復者多近又

廢矣司宣化之寄者其必以此為首務可也

五井集社學知縣王家士重建司訓夏雲鵬有記

治原集社學前令褚寶達近為居民竊毀知縣王家士因故址重建

祠廟

文廟

啓聖祠在大成殿西

名宦祠在儀門東祀金主簿吳德彰元縣尹陳仲祥

狄子英

國朝知縣張璉蔣瓊近有褚寶生祠在北門外

鄉賢祠在儀門西祀典見鄉賢

城隍廟在縣治西南

東鎮廟在沂山之東舊合數縣之力脩葺廟制弘壯

有碑記可考歲久傾頽知縣王家士達小殿三間

以覆神像燒磚數萬但巨木難得鎮廟祀典非他

與作可擬煥然一新固有待於豐年隣邑共成之力也

蓬山祠在蓬山之北

八蜡祠在栗山供奉祀之

壇墳

風雲雷雨壇在南門外

社稷壇在北門外西

邑厲壇在北門外東北

鄉社壇

鄉厲壇俱在各社

雜署

稅課局在南關街西宣德八年罷

巡檢司在穆陵關久雨傾頽知縣王家士重脩  
陰陽學舊在縣治西北史令遷城隍廟側今改遷布  
政分司之左

醫學舊志在縣治西莫考所在今與陰陽學並  
僧會司在萬壽寺

道會司在紫微觀

申明亭一百七所俱洪武八年知縣范文聰建一所  
在城一百六所在各坊鄉舊志

旌善亭二百七所俱洪武十五年知縣薛誠建一所

在城一百六所在各坊鄉

舊志

申明亭在縣治南

旌善亭在縣治西

德化坊申明亭在縣治西北

政平坊申明亭在縣治缺地

承恩廟申明亭在北關街東

宣教坊申明亭在縣治南街西

恒濟廟申明亭在南關街西史志

以上旌善亭一座申明亭六座俱久廢經史令

查建又復廢矣况如舊志所載范薛二令所建者乎時事大畧如此亦豈獨胸為然今儀門西所建申明亭乃賈令為之

教塲舊在瀦河南頃年為水所沒知縣王家士移置北關外計地一十三畝東至趙進南至李先西至官路北至張瑞用官價銀二十五兩八錢五分接官亭在縣西北

養濟院舊在縣治南街東今改城隍廟西漏澤園在縣北五里堠路西成化十九年知縣張璉

脩築立石二十二年知縣史效建坊

倉庫

縣庫在縣堂西

存留倉一所四座在縣治南知縣范文聰建

舊志

史志存留倉固一所在縣治南洪武二十二年縣丞

溫敬文造景泰五年知縣陳安脩倉廩七間成化

七年知縣小釗主簿康功增脩倉廩十二間嘉靖

二十八年知縣王家士新脩預備倉南廩五間新

脩存留官倉北廩七間南廩草房三間倉門三間

房二間

右上二志所載如此疑即儀門之南倉也縣之  
預備倉亦在其中

預備倉四所俱洪武二十一年縣丞溫敬文達

一所四座在忠善鄉

一所四座在禮讓鄉

一所四座在孝慈鄉

一所四座在仁壽鄉

右上史志同

城隍廟東倉一所久廢成化二十二年知縣史效復

建今廢

南北長四十三步三尺北口十九步三尺南口十六步二尺該地五分八釐陸毫東至許亮南至張邦士西至城隍庙北至王脊

鋪舍

驛城總鋪

在北門外

地三分三釐

三屯

東至許詔坑南至邦

街

北至人行大巷

石溝河鋪

在縣北一十里

赤間鋪

在縣北二十里

彥塚鋪

在縣南二十里

七賢鋪

在縣南二十里

伴塚鋪

在縣南二十里

籠詵鋪在縣南四十里

大招鋪在縣南五十里

黃澗鋪在縣南六十里

蔣峪鋪在縣南七十里

小關鋪在縣南八十里

大關鋪在縣南九十里

李庄鋪在縣南一百里

貢賦

夏稅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八石九斗六升三合六勺

起運八千二百石餘存留

秋糧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七石五斗八升一合一勺

起運一萬八千五百石餘存留

馮惟敏曰禹貢周官賦皆九等我

朝定制亦以九為差然皆不外於什一著之令典申

之律條為民永賴有年矣通以他邑長吏售催

科之議一槩厚斂毒流四方坐派不分則力而

小民亡命徵收不分倉廩而富室蕩產成法一

藜部民日散顧自謂能而大吏亦甚異之嗟乎

司民事者能勿為身圖則理財阜民之法自有

國家之大典在

王家士曰或有問于予者曰履畝而稅法也今徵賦不以地而以力或相倍蓰何居公平之政固若是乎曰江河趋下詭寄曰遼富者多無糧之田貧者反輸重稅且有無地之糧矣拋荒流移相尋不已安得不裏多益寡以貧富之力定手曰清查詭寄而峻法懲之彼何說之辭曰予嘗力行之重懲里書十得其四五釐正之止矣

人亡籍去無隙可查者將奈之何故莫若行丈  
量之法溝渠道路川流沙石山坂不毛之區捐  
以與民取四境可耕之地沿墳履畝丈量而通  
計之則壤定賦輕重適均詭寄將安所施乎豈  
惟惠此貧黎免於流竄而富者亦有利矣今是  
法方幸允行第予已入  
觀事竣當躬率行之以畢于志由是阜民移俗庶其  
有濟乎

馬草

五萬七百七十束

農桑折綃二百三十五疋二尺八寸五分

絲綿折綃三百一十一疋五尺四寸四釐二毫七絲

八忽

花絨二百二十五斤四兩八錢九分二釐

盜鈔起運京庫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三錠存留府庫數同

藥材銀一十三兩七錢五分

料價銀七百一十二兩八錢

課鈔一千六百七十三錠三貫一伯六十七文

胖衣 六十五副二分五釐

驛馬 上馬六匹中馬十四匹下馬四匹

鋪陳 每年徵銀二百三十六兩解府各驛支領

力役

房州廠柴夫七百三十名每名銀三兩一錢

木柴銀一百四十二兩二錢

安東衛軍器銀二十八兩六錢脚價銀一十三兩

衛府齋郎四名每名銀五兩

玉田等府民校三十九名每名銀一十二兩

漢陽府民尉二名每名銀一十兩

京班皂隸柴薪三十八名

布政司皂隸柴薪一十六名

按察司皂隸柴薪一十五名

鹽運司皂隸七名

長史司皂隸柴薪五名

本縣各官柴薪九名

儒學齋夫六名已上每名銀一十二兩

本府永阜倉斗級二名

本縣預備倉斗級三名

本縣庫子二名已上每名銀六兩

本縣門子五名

儒學門子六名庫子一名斗級一名

巡檢司弓兵一十名已上每名銀三兩

分司府館門子五名每名銀一兩

山川社稷邑厲壇門子三名每名銀五錢

本縣直掌皂隸一十一名

儒學膳夫四名已上每名銀一十兩

本縣各官皂隸二十名

守城民壯一百名已上每名銀四兩

本縣禁子五名每名銀八兩

鍾鼓夫二名每名銀四兩八錢

本縣各官馬夫四名每名銀四十兩

各鋪司兵三十二名共銀一百一十五兩

兵備道存操有馬快手二名每名銀一十一兩二錢

兵備道存操有馬民壯一十三名每名銀七兩二錢

步隊圍操民壯一百一十三名每名銀七兩二錢

新設義勇五十四名每名銀一十八兩每兩徵至三

兩民甚苦之

鎗手一千名除均徭正差外各免大夫小差

馮惟敏曰今制軍伍之外有丁壯可謂足兵矣

鎗手起于峒賊慄悍難御然但能依山格闢不利平衍頃歲峒禁方嚴民不習鬪每徵兵檄下市井惡少揭竿雲集道路皇皇帑藏告竭虛名實徇有不可殫言昔不然五戎邊陲而不使一戰主將獨無意見于其間哉竊意不如罷之便

王家士曰朐之害三礦徒鎗手詭寄之弊是也  
礦之害予厲禁之頗靖丈量均稅以絕詭寄今  
秋幸允行第以旱澆災傷脩築城池防秋之檄  
無虛日加之鎗手增至一千八百餘名近復選  
駢壯五十五名一遇征調所費不貲矧無賴之  
民有損無益乎丈量之法明歲可行然非得人  
不足以濟事乃鎗手之害惟在上司察其不足  
以禦虧餉罷之以惠貧困耳不然朐之害未艾矣

鄉飲銀一十二兩

歲貢銀三十六兩

公用銀一百兩

歷宦

知縣

唐季道賓

宋李敬一曰恭紹聖五年來令臨朐以學校為首務因

舊學在城西南隅狹隘不堪亟命徙於羊石街

即今地也

全浦察昭武

元陳仲祥中統間爲臨朐令操履端潔政事脩舉歲  
旱禱雨必應隣境民流離塞道公留貯之所活  
甚衆大都督保奏宣賜金鼎授以金牌  
李善鄉前爲監縣以久任陞脩學校決疑獄持己  
廉平動於撫字民信愛之

狄子英中統乙卯爲今廉潔勤慎賑饑有方民賴  
全活公餘杜門端坐手不釋卷聲色紛華淡無  
所好

李汝弼

袁宏

魯琦

張牧寧

張士英

陳裕

馬天驥

辛世顯

張琳

董翌

國朝

陳捷

胡達

亢惟賢

范希政

范文聰

薛誠

李瑀

張達

張鳳

任榮

張榮

宋濟

陳安

白璧

小鈞字景威，穎上縣人。由進士成化間知縣事。政

以平易節儉為本尤能體悉群情秩滿當去民奏留之及去民為立石以記德政

張璉字大器河南鞏縣人由進士明達有守得為政體成化庚子大旱餓殍塞途凶歉之灾曠世所未有公勸諭富室或自經畫民賴甦活者蓋以萬計逾年雨暘順序麥秀雙歧斗米數錢民乃樂業三載擢御史去後朐民有過之者如見父母故縉紳號為張臨朐云

史效

淮安府山陽縣人由進士

周爵

河南固始縣人由進士

韓瓊

大興縣人由進士弘治中知縣事天性英敏

馭民有恩

郭登

劉時禎

河南陳州人由舉人

周明弼

直隸無錫縣人由進士

李釗

榆林人由監生

姚文明

山西潞州人原籍河南磁州人由舉人正

德中知縣事官流賊傷殘之餘惠安遺民勸勉農業清節自厲不事威刑而民自服以富道席陞順天府通判

柳芳山西閔水縣人由舉人

吳江河南睢州人由舉人

雷啓東字震之河南開封府儀封縣人由進士正

總卒未來知縣事先是城邑兩經流賊殘破公至浚築城塹聚鐵鑄兵為守備計以其剛果明信民從其令爭先恐後纔十八日而城安之具

已備即聞流賊將逼郡城公令近縣諸社之衆  
盡挈其家及芻粟入城夷竈墐戶清野待賊經  
告甫定而賊果擁衆驟至公部分丁壯督率捍  
衛號令嚴肅寂然無譁賊既莫測城中所為捕  
於野又一無所得圍凡三日相與驚歎解去按  
祭義能為民禦大灾捍大患則祀之公有大功  
于胸宜載祀典而名宦至于今闕而不舉不知  
胸之公議果何自定耶

王家士曰予治邑之四年訪之僉謂有功屢申

請舉祀名宦按臺劉公晏駁不允邑之公議殊

不平

張裕山西太平縣人由監生嘉靖初知縣事廉平  
果毅勤恤民隱力能刈鋤豪彊且決獄明允事  
無留滯時當道者稱山東三令公其一也

王舜民河南陳州人由舉人

孔泗河南洛陽縣人由進士任法嚴明民甚畏之  
未暮以喪去

褚寶字光楚鳳陽府懷遠衛人原籍河南偃師縣

人由進士嘉靖庚寅來知縣事脩葺學校興起  
士類自是科第相繼有人士論咸以為公之力  
云

陸昌應天府六合縣人由監生

貢朗應天府天長縣人由監生

張鵬漢陝西章縣人由監生

賈東山西蒲州人由舉人以嘉靖二十二年來

知縣事政尚節愛勤慎其依忠愛堂鍾鼓接脩

壇墳鋪舍等不甚勞費民頗有子來之意二十

五年

朝覲銓曹不見察引讒者所注考語調招誠縣

王家士字汝希河南光山縣人由舉人嘉靖二十

六年未知縣事

縣丞

唐王修記

元王成

辛德祿

李貴

國朝

曾一德

溫敬文

李忠

張遺

章文清

楊得成

田滋

查信

亢景中

李通

張俊

宋信

郭驥

張清

上官鑑

張進

劉倫

劉榮

王侑

丁袍

張璣山西汾州孝義縣人

張叔直隸邢臺縣人

李鼇山西吉州人

康國器江西人

劉玄直 隸興化縣人有學行初任見官長耻稱呼

輒棄官去

晉鳳山西大同府人

蘇時球福建

張元福建莆田縣人

王來聘河南開封府陳州商水縣人

主簿

唐張泊

金吳德彰世宗時為簿政行化洽時益都屬飛蝗為  
穴獨不入境大旱輒雨歲乃大熟

元王伯顏

杜佾

王大用

高漢舉

陳良

張深

高成

蕭仁主簿兼尉

國朝

林士曜

刀膾

趙本

周濟

朱廣

王希賢

王敵

袁弘

孫昇

劉英

陸廣

王理

孟淮

康功

李鼎

許男

蕭時芳

霍寬

孫詭

林祿

吳養賢

武仲學

王相直

隸邳州人

馬珵

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人

李鳳

陝西富平縣人

李春陽

朱衣直隸通州人

安廷璽山西五臺縣人

張文獻山西洛川縣人

郝瑜直隸寶坻縣人

安寧山西行都司威遠衛人

典史

唐蔡希高

宋黃顥

元張大業

衛從信

劉士良

王紹先

李克讓

郝訥

井消

曾深

曾興元制尉之外有典史亦併

之存

國朝

楊奎

吳勝祖

陳禮

孟春

陳顯

蒲鎬

鍾興

徐弘訓

金蘭

杜寬

王獻

王冕

陳顯

王達

林茂

朱剏

丁達

王表

劉朝

王爵直隸宣城縣人

王整直隸吳橋縣人

郝九思陝西西安府耀州富平縣人

教諭

元劉源

柳煦

鞏克求

國朝

吳庸

許果

張友信

俞遜

張玉

陳旻

朱朝薰

黃陞榮

陳俞

顧德

李遜

張琦

蔚澤河南襄城縣人成化末年來為教諭以禮義  
躬率士類嚴設科條期有成效事神謗士九載  
如一日為人所傳頌

任倫

郭基浙江金華縣人弘治中來為教諭博雅嚴恭

經學課士有師儒體

倪裕

郭良

王旻

郝鉞

沈璧

侯讓直隸雄縣人

祝文宇號徵江西寧州人陞沛縣知縣

李唐直隸安慶府懷寧縣人

訓導

張肅

田士芳

趙信

周彬

宋徵

管廷瑄

白經

王鑑

字孔明河南確山縣人弘治間為訓導廉公

勤敏樂育人材有知之鑑拔士之秀者講授之

後果皆知名以御史召去

位文益

張璉

蔡容韜

蘇泰

李璟

趙珂

藍田

鄭時春

閻瓊

宋厚字德坤直隸定興縣人廉介和厚文雅可師

人

人廉介和厚文雅可師

陸中華縣教諭

胡歸化河南羅山縣人

嚴怡字士和直隸如皋縣人陞嵩縣教諭

夏雲鵬字南叔浙江嘉興縣人

趙儀直隸晋州人

潘鉞字直隸天津衛人



臨朐縣志卷之三

人物志

人物山川相為表裏者也朐之山川於東北可謂壯哉使鍾靈其間者有弗稱焉如山川何作

人物志第三

名賢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崖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閔其孤貧咸共贈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于異國天下大亂聞公

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  
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  
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  
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  
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  
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  
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  
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之既已西渡盡  
封還之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

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以寧為光祿勳又詔青州  
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錄奉詔以禮發遣寧上疏  
乞骸骨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  
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曰寧為守節高乎審  
老疾枉頗邪喜上言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以生  
長潛逸耆艾志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  
所欲必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求寧  
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同薦於是具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

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  
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  
心哉三國魏志傳畧

按水經云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鄼道元云巨  
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泰山即沂山巨洋即瀦  
水也因知朱虛地今省入臨朐境內管公得祀  
為鄉賢論朐事者固當以沂山瀦水為斷云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

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  
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大守  
公孫度畏恩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  
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  
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  
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  
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次  
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  
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

原在遼東一年中徃歸原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其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從署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表代

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  
征吳原從行卒

即原所為辭操合契之語何毅然有丈夫節也  
使若華歆輩人雖生女亦許之矣及為五官將  
長史杜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其無意乎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避  
亂遼東及還仕魏為司空掾屬每公朝議論常直  
言正色後遷魏郡太守太僕卿雖居列卿布衣蔬  
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通志

按顏師古周禮注云沂山在蓋今為臨朐南境  
淵固朐人樂安舊志誤收新志黜之良是漢有  
樂安國尋為郡意蓋縣嘗隸之也朐與樂安舊  
志不考蓋縣所在而但見樂安字漫為取舍胥  
失之矣

宋張平青州臨朐人弱冠寓單州依刺史羅金山金  
山移滁州署平馬步都虞候太宗尹京兆置其邸  
及秦王廷美領青州復署為親吏太宗即位召補  
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龍平悉更新制建都務計水

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於京期歲之間良材山積太宗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既成以河流湍悍備其漂失凡一舟調三戶守之歲役戶數十平遂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民有冠陽拔華者往來關輔間為患積年朝廷命內侍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以好辭遣人說之遂來歸改崇義副使仍領其務凡九年計省官錢八十萬緡雍熙初召還同知三班事累遷至客省事卒年六十

三上為廢朝贈右千牛衛上將軍給獎具平好史傳徵時遇異書盡日耽翫或解衣易之及貴聚書至數千卷在彭門日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窑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話平平召至第為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為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從式累官文思使次子從吉以蔭補殿直以軍功至位莊宅副使出宋史

國朝張謙臨朐人遂於理學洪武初以薦授夏縣儒

學教諭卒葬于夏弟子慕其道義如哭私親出夏縣志

鄉賢

漢管寧見上

國朝馬愉字性和號澹軒世為臨朐人純默和易言不忤人行不媿已性至孝八歲喪母執喪如成人力學至忘寢食為文章敏贍不務雕斲而渾厚典雅自不可及求樂庚子以禮經為省魁宣德丁未廷試第一累官侍講學士預聞機務論事務存寬厚嘗奏讞疑獄經年不決者遷禮部右侍郎兼侍

講學士每經筵進講

上注目焉自釋褐登朝幾二十年致位清顯承頤問  
被寵遇謨猷密勿士大夫以為榮公歎然若不勝  
夙夜祗懼以清慎自守門無私謁壬辰以疾終賜  
葬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有澹軒文  
集行于世

馮惟健曰澹軒公未論其爵位通顯其行履醇  
潔蓋先哲之望也予嘗登其堂訪其遺跡見其所  
為書雖草稿皆小楷又讀其詩文志傳焉慨

然想見前輩與其孫遊皆蹈禮好學未嘗不歎其流風也

鞠珍字廷玉兗郡庠弟子貞中成化癸卯鄉試性質直奉親孝絕不信陰陽浮屠家說葬母躬負土高其墳遇歲饑拾萊躬耕自如也後選南樂縣主簿愛民一毫無所取秩滿詣冢宰乞歸三原王公考其績當遷曰吾老不能任職有餘祿足以養老復何求三留之而辭益力三原公作色曰吾有媿乎爾矣吾有媿乎爾矣居家惟閉門讀書尹嘗署其

家以遠役公家無人可行則齎餽糧以往左右言  
之尹尹驚曰何為乃爾曰公役當行尹遽揮之自  
非飲射公事不見其迹人稱其有澹臺滅明之風  
沈晳字思旦號長虛軒補郡庠弟子貞受業於任丘  
叔庵李公君學有理致從之游者甚衆幼失怙遠  
母沒合葬結廬墓側寢苦枕塊泣血三年一夕有  
強暴經其廬皆曰此孝子也我當避之朝視其處  
有遺金焉又異禽多來巢墓樹叔庵詩美之有誠  
感靈禽巢滿樹化行彊暴夜遺金之句後邑侯姚

公嘉其孝請為鄉飲賓辭焉使者數及門且曰凡  
以為先生孝行未也何拒之深邪曰予惴惴朝夕  
懼獲戾于先子予豈能孝者邪予所為不敢往者  
恐媿天下孝子仁人也侯聞之為之出涕正德辛  
巳授康陵衛經歷未一月卒有長虛軒稿藏于家  
馮惟健曰吾聞之海亭子曰吾猶及與師旦同  
游郡庠師旦循循口不能道辭溫厚醇雅有古  
人風其所蘊蓄不可槩見乃其所自得者深矣

海亭黃知益都人仕  
至江西左布政使

馮珍戶部郎中暹之子中正統丁卯鄉試歷河南林

縣山西靈石河南封丘三學教諭陞順天府學教

授為人以正大存心以端厚持己事毋盡孝處宗

族鄉黨咸得其懽心讀書雖寢食手不釋卷自入

儒職毅然以與起斯文為已任明德新民之學脩

已教人無時或忘也賴其功而成才者頃背相望

及告老歸惟詩酒自娛足不履公門有司非飲射

公事不得見其面視外物聲利澹如也出青州府

雖官門生

陳天祥

墓表

張繹字文緒以歲貢授真定衛經歷銓司考其廉慎

公勤擢知大同府懷仁縣縣近北虜軍民雜居獵  
朴難治公至則抑強剔弊重兵恤農興學禮士俗  
為一變武官世族鮮克由禮有訟獄至數十年者  
公為決焉有干請饋遺者則厲聲却之著廉明果  
斷之譽擢通判本府遂告歸築室方山之下杜門  
不出克閑有家歸甫三年無疾而卒性剛正能面  
折人過平生未嘗以私干人入或干以私亦隨謝  
絕之好讀書老而不倦是宜其發于後人也

狀出行

馬裕字伯順仁壽鄉人先世以丁壯戍遼東公生于廣寧少孤貧刻苦讀書聞義州賀醫問先生倡明理學即往師事之正德初登進士除華亭令時瑾駕扇袖色人張文冕為瑾心腹以家託公不答計日禡及而逆黨伏誅歷蕭縣晉州所至有惠政民多去後之思遷戶部郎出納糧穀一任法制數忤權貴權貴顧益重之出守貴州陞按察司副使屢有平蠻功漢夷帖服復以忤時棄官歸臨朐宦游三十年橐無餘金鄉人知之亦不索逋也性剛正

重厚細行必謹待人以誠雖遇童孺貌無不肅見者莫不起敬不敢干以私晚年端坐陋室手不釋書雖公事亦不至官府但與諸同志觴味往來號海岱詩社四子登科人以為清節之報云

進士

洪武戊辰科張憲未仕

宣德丁未科馬愉見鄉賢

正德戊辰科馮裕見鄉賢

嘉靖戊戌科馮惟重 行人司行人

馮惟訥

常州府宜興縣大名府魏縣知

山西蒲州知州

揚州府松江

府同知南京戶部貞

外郎中

甲辰科進鳳翔

戶部主事陞郎中改兵部職方

丁未科張邦彥

工部主事改戶部陞貞外郎

舉人

洪武丁卯科 王矩 未仕

庚午科 崔鑄

山西太原府儒

永樂己卯科 程遠

禮科給事中

癸卯科 張翼

遼東都

城兵馬司指揮

順天縣訓導

左原成

太府大

乙酉科 李真

戶部主事

戊子科

王幹 直隸宿州

衛經歷

白潔

馮暹 字仲昇

初授行在兵部主事

轉戶部主事

陞

辛卯科 姚璉

山西道馬馴

未仕

馬健

未仕

甲午科

夏景 任縣

劉福 未仕

李安 遼東苑馬寺主簿

陞丁同知

酉科 陳琮 南京監察御史

劉岱 山西孝義

張矩 未仕

胥可貞

廿未

正統丁卯科馮珍見鄉賢

天順己卯科王琰

浙江寧波府同知

井秩

河南衛輝府通判

陸盧

湖州府同知建

南陽府知府遂致仕

正德丁卯科竇慶衡府審理

嘉靖戊子科馮惟健

丁酉科馮惟敏

丙午科張邦直

王邦直

歲貢

張義

洪武

陳恪

任廣昌王

劉志

河南懷慶

潘忠

辰州府龍

縣知

翟斌

遼東廣陽

李讓

揚州府推官

府推官

陳懶

浙江衢州府同知

陞浙

道縣丞

江蘇州府

陳儼

湖廣武昌府同知

陞府同知

王震

順天順府同知

府未清

陳政

任主事

許信

江西道御史以上

李信

中都御史以上

事主

李志

義勇衛經歷

王衍

陝西寶雞縣丞

劉洞

鴻臚寺序班

孫勝

山西知縣

李英

任縣丞

孟善

浙江杭州府同知

張霖

仕未尚志

朱尚志

任知縣

姬履

未王統

山西澤州制官

王庵

左軍都督

邢端

江西江

贛州府照磨

李瓘

未楊慎以

上未樂間貢

出生

賈志

及題名

版榜

李思

趙軒

未仕

王臻

四川同知

馮昊

河南南陽府

沈州同知

王綸

河泊所大使

使高鵬

順天府

安縣主簿

李大用

未仕

井淵

大名府

垣縣縣丞

陳端

山西太

原縣縣丞

蔣欽

未仕

史瞻

江西建昌府照磨

沈瓈

審雲衛經

張運

未馬徵

字廷召

號敬齋

澹江公

之長子也

七

問博極

羣書以蔭入太

學授況水

令始至即種竹

廳齋以清節自厲

有惠政于民

縣有從母指子訟

財產者更數令不

能決至是各持千

金求勝爾却

之而為均分其財

訟者帖服以母喪去住感哀中

寒卒士林歎曰

正人亡矣其孝友公忠

簡夷恭雅蓋不忝

澹軒公之廉訓云

李賢

未仕

趙俊

鴻臚廣德用

守序班僅直

張達

湖廣安陸

彭昂

未仕

張珍

未許佐

大廣盈倉續

端河南新鄉

鹿麟身帶朱

大

使

大

使

大

使

劉潤直隸保定縣丞

張觀直隸宿遷縣丞

任遠陝西鳳翔縣

高郵州

縣知縣

李茂河南湯陰縣丞

劉決河南洛陽縣典史

陳端直隸高郵州

縣知縣

判官

劉銘山西陰縣知縣

劉毓大名中衛

馬徽河南布政司

鞠珍

中經史

見鄉賢

武功

高壽

劉清

魏勤冠帶

朱身

李愍

郝鵠

趙文桀

顏溥

李璇

直隸河南府檢校

張寧

殷悌山西任縣正學

吉州學正

張繹

見鄉賢

王武

以上出史令志及名板榜

王武

劉璉未仕

馬轎

孫倫

張傑

朱鳳

未仕胥璋未仕

褚憲丞

杜印

劉鐸

劉潭

王佐

未仕劉政

井濟歷任陝西

油銘直隸寶坻

尹用

直隸寶坻

傳增歷任

野

王府教授曹鉞

王濟

嘉靖年貢於滑縣

知縣

浙江袁許

順天府

薊州儒

學訓導陞保定府祁州學正

李宏

河南陳州吏目

李緒

井拱

直隸贑榆

盧僉

直隸蘇州府吳縣河津縣儒學訓導

府

開封府

延吉王府

教袁琳

上林苑署正

孫廣譽

直隸東光縣儒學訓導

三河縣

學

訓導陞昌王

府教張秩

直隸隆慶州儒學

教諭

訓導陞昌王

李文翰

直隸良鄉縣

縣

丞馬珩

滄軒公之後性孤潔好學

傳應選

浙江東益

司經

歷蔣詵

直隸松江府金山衛訓導

學正

孫勉

聶相

寶思義

許衢

劉珮

傅應兆

陳愷

馬畿

顏庸

例貢

王武

聶鑄

河南衛輝府知事

聶鄉典

王儀府

張程

趙試

宜縣主簿

成陳經

李棟

張英

鄭剛

薦舉

國朝

苗穀

孝慈園長

入授

南京苑馬寺清河監

長春苑

陳周昇

書堂社人

仕至陝西布政使

賀均禮

時村社人

仕至山西布政司參議

張恪道

牛河社人

仕至湖廣襄陽府知府

員外郎

李思惠

家舊志

知府

武勲

元馮才興

戶部郎中遲之祖也仕元為萬戶長出其曾孫教授珍墓表

井涓

田村社人宣授千戶出井氏先生碑記

國朝李俊

忠善鄉人留守忠衛中所千戶

鄭良

恒濟廟人旗守衛前所百戶

張雄

禮讓鄉人廣寧右衛前所百戶

姜振

禮讓鄉人廣寧右衛前所百戶以上出生員李思惠家舊志

孝義

元辛世顯字伯榮黑山里人其先

仕金至孟州

防禦使懷遠大將軍金符親軍都尉至元

授

歸朐尹有惠政於民年七十五卒於家世顯其長子也忠誠孝義武而有文弱冠從軍累立戰功凡四授宣命珮以金符缺南北既一公既勇退缺弟某亦願就閑適時公年踰七旬精力不衰日相與宴集怡怡如也老稚百餘口共織而衣共爨而食閨門肅睦人無間言至此同居五世矣其家世相傳期望必薦新于家廟率家人以奉祀焉至于子孫皆不廢學咸知禮義之方

定省之節人皆稱美之元大德六年邑之耆目德

李士珍等舉於縣縣薦於總府移文憲司覆實

朝命旌表之

出生

員李思惠家

舊志

國朝鞠珍

潘嵩

牛河社人父死廬墓三年有司奏請旌異未

卜希顏

恒濟兩人父死廬墓負土為墳有司奏請旌異未報

旌異

王雄

小山社人正統七年出粟一千三百石助原

貞節

元巨林妻王氏盤羊里人年二十八歲而林卒即不  
事膏沐以節自持家貧子幼王氏孝養舅姑訓  
字孤遺奉祭祀睦親族克盡婦道天性質實勤  
儉力於贍蠶績鷄鳴而起夜分而寐率以為常如  
是者二十餘年家道漸盛居室完美生息蕃衍  
皆王氏之力也至正初鄉耆劉就等言諸有司  
為請於朝以貞節旌其家門間蠲其家役

楊原妻顏氏王家莊人年二十九而原卒遺有三  
子二女顏氏布衣疏食屏絕華好勤於農桑肅

於婦儀訓字孤遺咸克成立中子克忠仕為縣  
州右學正年八十有一鄉耆以聞至正二年十  
一月旌表之

國朝張仲先妻齊氏盤羊社人年二十九而仲先卒

一子文顯年始四歲齊氏守志不移奉姑甚謹  
數經兵凶卒不自失教子以義治產以勤鄉間  
稱美年七十三鄉耆韓道亨等言于有司為移  
申禮部永樂三年冬旌表貞節之門以上出生員李思惠

志家舊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誠疾夫名之不稱誠疾夫無實之可稱也從古至于今胸之人物止此邪怡觀夫舊志于管邴且不傳可知已非文獻不足則可稱者鮮也且今所志其的然不朽者又自可知則觀志者又自可以有省矣

流寓

春秋歐冶子澠水燕談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鑄劍之地是謂歐冶子嘗鑄劍治原也按姓氏書

歐冶子為吳人又蜀志楚王嘗召風胡子令之  
吳見歐子與歐同師吳越春秋越王允常嘗聘  
歐治子作名劍五枚則歐冶子蹤跡常在吳越  
之間燕談謂其鑄劍於此當必有據恨莫之考  
耳

宋劉孟節尋先人少師紳放天姿絕俗篤古學酷  
嗜山水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  
木清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孟節欲隱其間富韓  
公爲集室泉上詩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

人物空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

之朝孟節懇辭不就

齊東野語

按孟節名槩舉進士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

棄官隱居冶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游山常獨

挈飯一罋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巖石之

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禮重

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樵

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

鄉憶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司馬溫公

詩話

卷之三

三

臨朐縣志卷之四

雜志

惟朐文獻不足舊志闕略至于今則併去其籍  
夫於何考信焉凡有關於斯地者固不得以寘  
陋闕如也作雜志第四

古蹟

邾城路史云齊遷莒邾鄆郚邾本駢邑故城在臨朐

東南

齊乘

朱虛城記云臨朐東六十里孔融為黃巾賊敗曾保

此城蓋融保都昌與此相近

齊乘今齊乘

齊乘今齊乘

齊乘今齊乘

齊乘今齊乘

齊乘今齊乘

齊乘今齊乘

齊乘今齊乘

東陽城

亦曰丸城左氏曰晏弱城

齊乘今不知所在

效音城

武帝封城陽王子雲為侯

臨原城

漢封淄川王子始昌為侯皆在臨朐縣東

案宇

記今不  
知所在

西安城

東漢建西安縣故城在縣東南十里

穆陵關

見山水

石鼓

在蓬山上從征記曰齊地亂則石鼓聲聞數十

里今不存

常將軍廟在穆陵關上齊記補云將軍秦昭宣帝時  
為大峴戍主建元中戰歿後人立廟比山按通鑑  
晉孝武太元九年謝玄乘秦亂遣兵攻青州降之  
時苻堅建元二十年也將軍蓋與玄戰死唐沈亞  
之沂水雜記又云沂水北一百里有將軍峴甚靈  
民置祠路左將軍嘗為五姓牧姓常名玄通因築  
城失主將意斬之其屍數日不仆其臺曰立屍臺  
此亞之說常將軍事跡齊記補不同而齊記補近  
是今兩存之

齊乘

李靖讀書臺在縣南一百里相傳李靖微時讀書于此又云靖從太宗征閻左因于此聞司馬法今有書堂社然其事不可考矣

五龍堂在縣北十里龍山社

治官祠臨朐南治原水經注載之今俗云治官大王而其扁曰大孝王不知其義邑人逕鳳翔有碑

封建

漢高后二年五月封齊悼惠王太子襄王之弟章為

朱虛侯

武帝二年五月封菑川懿王子奴為臨朐夷侯

宋真宗咸平二年贈先賢公西與如為臨朐侯

國朝嘉靖二年封

德王子為臨朐王

塚墓

沂山古塚在沂山之巔世傳周穆王葬宮嬪於此或  
者因穆陵關而附會其說也或又云為三皇塚則  
謬益甚矣意者古遜世之士隱居其上死而葬焉  
然不可考矣

伯氏塚在縣西七里許

達伯陵塚在逢山之巔相傳有石櫛在焉

孫平墓在東城下東城隍廟後

碑記云平為春秋齊尉不可考

衡恭王墓在逢山西三里許前案為三陽山

王田王墓在恭王墓西

坊表

儒林坊在石塔南

育才坊在儒學左

興賢坊在儒學右

狀元坊在鼓樓南為狀元馬榆立

進士坊在鼓樓北為進士遲鳳翔立

鳳奮雲漢坊在北關為進士張邦彥立

巍科坊在南門外為舉人井秩立

世美坊在南門外為舉人馮珍立今廢

文興坊在縣治北為舉人王琰立今廢

繡衣坊在治原為御史姚種立今廢

寺觀

萬壽寺在縣治西洪武十三年建

紫微觀在南門內元中統間建永樂中修

壽亭侯廟在縣治西南

崔府君廟在北門外

真武廟在此關

脩真宮在縣北十里元時建

玉泉寺在冶原龍灣北岸

觀音閣在龍灣南岸

大孝王廟在治泉之右

相公廟在李召社道傍有斷碑臥荒草中文字殘缺

莫少相公為誰何矣

嘉祐寺

在逢山廟西有宋

熙寧

五年仰天普濟和尚

傳法碑文字有唐碑辭氣篆額字勢飛動頗快人

目因歎朐邑賴有此一片石耳

龍泉寺在嵩山之巔

文殊寺在仰天山

洪濟寺在縣東十里

三教寺在縣東北二十里

報恩寺在縣東北三十里

金鍾寺在縣東北四十里

洪福寺在縣東南三十里

龍岩寺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興教寺在縣東南七十五里

東觀音寺在縣東南七十五里

西觀音寺在縣東南三十里

香山寺在縣南六十里

白龍寺在縣南六十五里

彌陀寺在縣南一百里

寶峯寺 在縣西南三十里

寶積寺 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靈峯寺 在縣西南五十里

演德寺 在縣西南六十里

五龍堂 在縣西南五十里

二郎廟 在縣西南八十里

李靖廟 在縣西南九十里

崇聖寺 在縣西三十里

長春觀 在縣東四十里  
教諭王麟有碑

碑碣

御製東鎮沂山封號碑

御製臥碑

御製敬一箴碑

御製四箴解碑

御製心箴解碑

大觀聖作之碑已上俱在文廟

戒石銘碑

至元復立縣事碑

至治重修公辭碑

國朝開設縣事碑

卜尹德政碑

姚尹去思碑

忠愛堂碑

鍾鼓樓碑

從吾堂記

縣令宅知縣王家士建已上俱在縣治

明倫堂銘碑

大定重修縣學碑

至治重修廟學碑

至正重修文廟碑

中統重修縣學碑

至正買學田碑記

國朝知縣劉環買學田碑記

歷代聖賢贊碑

知縣王家士重修廟學碑

已上俱  
儒學

遺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

得焉昔夷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夷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左傳昭二十八年

逢山按路史逢伯陵姜姓炎帝後太姜所出始封于

逢在開封逢澤後改封于齊猶称逢公山因名焉

有逢公祠逢山石柱石鼓于臨朐

齊乘

今逢山廟在逢山之北按漢地里志臨朐有逢

山祠則其來久矣今豈因禮祭因國之在其地

而無主後者之文而祭所謂逢伯陵乎每歲縣

官以三月二十三日詣其廟祭焉予以學官歲  
歲陪祀云為祭逢山而所主實非逢山將為逢  
伯陵又莫考其嘗國于此否也晏子遄產之對  
其指遠矣讀其殘碑云為東齊大夫亦莫知其  
為誰何也大率其碑記祝辭像塑皆里俗為之  
後來者因循而莫之是正噫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豈是之謂乎

靈山臨朐東北二十里晏子春秋云齊大旱景公曰  
卜崇在高山廣澤寡人欲祀靈山可乎晏子曰靈

山以石為身草木為毛髮天火不雨髮將焦枯身  
將爇獨不欲雨乎祀之何益蓋此山也

齊東野語

丸山臨朐東北三十里大紀云軒轅踐位天下有不  
道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三征而奄有中區東至於

海登丸山及岱宗竹書云堯放丹朱於丹水朱虛

縣有丹山一名丸山黃帝所禪又名堯山下帶長

阪曰破車峴東西二丹水出焉此山西接靈山東

連方山遙見穹崇近則卑小豈上古之時為瀕海

之山後漸去海遠耳俗名几山蓋丸字誤也

通志云在縣東北四十里名丹山西丹河白狼河皆發源於此

朐有東城隍廟城隍之祀稽古無文至李唐始有之國朝則命于

太祖載在祀典者也府州縣各一其廟而臨朐乃有東西城隍之称不知其始何時今以原所達設者為西城隍於城東所廟祀者則曰東城隍焉蓋東城下舊有墓相傳為春秋齊尉孫平戰死赤澗而葬于此故民俗祀之於傳無所考向使有考而應

祀從其本號祀之可也誰得而城隍之其初但出于民俗之無稽嗣是而爲之長者既不能有所釐正又親爲之題扁以實其說惑亦甚矣予於禮樂君子不無望焉

東鎮三岐古柏道士云其師相傳每

朝廷將有祭禱即此柏先有聲自本達千樹杪久乃寂然數日輒有中使至

祥異

漢桓帝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

宋神宗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石化為麪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六月臨朐縣龍山有星墮于

地俱出  
志

敏按東海朐山在今海州城南五里秦始皇東巡至朐山界即此因置朐縣後廢置不常

國朝省朐山縣入海州隸淮安府通志誤以為吾朐

也其曰東海亦自可辨又按齊乘萊州城北二

十餘里有臨朐城亦漢縣也顏監曰齊郡已有

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各以所近爲名然則異

地而同名者固多有之要在紀事者考之審耳

詩文

遊仰天山記

金完顏沒里也

益

都

伊

營丘之南百里仰天勝絕甲於東方聞名舊矣皇統丙寅四月余被命來總帥諸郡首缺登覽然庶務鞅掌有所未暇歲歲幾再周公庭無事思遂初約乃率宗壻敦信校尉少尹副都總管蒲察阿里補數人相與來遊越自臨朐歷五井而西捨車山行如在錦屏間者二十餘里登高俯深野芳夾路觸目可佳比至招提曳杖屢披薰風蔭嘉樹禮觀音像謁豐濟祠採黑

龍淵息白雲洞聽水簾之潺湲望波門之屹嶽凡足  
跡可到者皆周行而歷覽之乃知塵埃之外自有佳  
趣功名富貴有不與焉徘徊歎賞繼日忘歸屬以委  
寄之重未快卜鄰之便將遂言還因誌諸石  
脩城隍廟記

國朝馬愉贈禮部尚書

臨朐縣城隍廟乃

國朝洪武初命有司所建通天下之祀歲時厲祭請  
禱于焉廟建六十餘年塑像未設以木主祀至于今  
宣德辛亥吳川孫公昇來主縣簿適夏亢旱民方渴

洵公乃大戚偕僚長詣諸祠禱復即廟設壇齋沐仰  
顧于天未幾一雨彌日連旦乃止農人告足喜氣交  
動翊日刑牲絜盛拜謝廟下退而宴樂以相賀孫公  
舉酒作而前曰神人之際幽明雖殊其理則一凡人  
事之休咎實神攸攝也茲歲方屬旱人以為憂是乃  
吾屬任咎之日而顧得與宴享於此易戚為樂者固  
雨之賜豈非神之貺乎吾屬既受牧一邑惟一色百  
神是主一禮之廢一器之敝皆在所責況茲廟神像  
尚缺苟因循不舉是豈有司事神之道哉吾今力而

完之其亦為政之一端耶衆應曰諾知縣南陽張公

鳳首倡諸僚各出俸餘為費吏胥耆老亦各以資助  
始工於六月之初迄九月之望像成衣冠儼然丹彩  
輝映又飭殿廡門壁規度咸新吉旦具儀賓從執事  
躊躇升階環視瞻舞竦然興敬如神之接於耳目之  
間欵降下其威靈焉者今年冬余歸省于家孫公徵  
文以記於武神之靈明非必僕僕而後顯然孫公素  
蘊之誠覩茲缺典渙發于衷不能已已遂與滯於六  
七十載之餘庶羨可嘉也諸以工力協贊者列於碑

之陰

朐山書院記

四明陸武 提學副使

臨朐當青齊萬山中地僻而民朴俗麤獷難馴或曰僻近陋朴近野獷近悍若之何化之陸子曰古道之不復其諸性直之亡乎今天下士習華而飭也幾於偽矣不患其失之僻而陋巧而競也幾於市矣不患其失之朴而野頹而懦也幾於靡矣不患其失之麤而獷是故僻陋者敦龐之化基而朴野者醇篤之行與焉麤獷者剛毅之守出馬斯天地之正氣而人之

成之豈繫乎其地哉嘉靖壬辰余視學山東按青州集諸屬邑士試之則胸之士多少銳而頑異視諸邑為獨盛余始異之曰孰謂胸無士哉孰謂胸無士哉既乃進諸士子詢焉僉曰胸入

國朝來自馬澹軒學士以文章行誼鳴一時厥後寂寥無聞黷校圯而不脩士風頽而不振至有數十年不登薦書者我朐令褚君寶來興學起廢治先教化又以儲材在學校而蒙養必先小學乃倣古社塾遺意創書院于邑城中前為養正堂三楹後為景賢堂

五楹翼以書舍十六楹環以左右塾八楹於是選民  
間之秀彥立塾師以教之朝鍾暮鼓聚散惟時辨方  
書正句讀吟詩習禮考論名物器數居處慎其與長  
幼明其節勤惰示其懲勸令雖日事案牘不暇給稍  
間輒與諸生督課時校藝而進之右塾升之左塾升  
之堂升之堂者以需進于庠校於是邑之士咸觀感  
而嚮化余作而嘆曰褚君豈不誠賢令武連教本矣  
越明年癸巳巡按御史宿方公按胸重為嘉獎遂  
扁其門曰朐山書院云嗟乎今書院之設遍山左然

未聞以小學為教者易之蒙曰山下出泉宋君子以  
果行育德言秉之漸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言辨  
之微也導之漸則本立辨之微則幾審所以遏淫邪  
防逸欲而正聖功咸自茲始余故謂褚君之達教本  
也且夫天地之氣淳而未漓則積之必厚而發之也  
弘蓄而未洩則觸之必暢而出之也奇譬之荒江大  
澤之濱斥鹵不稼開闢而播種之種稑莠茂然生矣  
童山濯濯一旦培之水土樹之嘉木不數年可以棟  
明堂扶大厦人才之盛衰豈異是哉夫胸固山川之

聚也其秀靈清淑磅礴鬱積歷數十年而未有鍾于人者尚翕然疑也今茲多士侵淫道化刻劙磨淬而日趨于仁義禮樂者又勃然奮也得無所謂淳而未漓蓄而未澆者乎諸士子勗哉母負良有司之意幼養而杜立以衍敦龐之化以樹篤實之行以存剛毅之守胸之俊髦將彬彬然輩出發之弘而出之奇矣諸士子勗哉

忠愛堂記

分寧祝文 教諭

臨朐古駢邑也距青州四十里許當車馬往來之衝

徵發緝輸馳檄之使道路相望地大物饒苟治之非  
其人則輕於流移莫或制也是故吏重與作弊與歲  
深矣卯秋賈侯奉

天子命來宰茲邑乃布誠申威振廢興利于是衆志  
和附百廢具舉邑乃大治先是邑署惟治堂一所旁  
列吏屏而已退而即所居治文書咨度政理吏側立  
無所俟嘆曰予受命以來惟務恪恭乃事顧以尋尺  
之室而制百里之政况予宰茲邑三年民既乂安物  
亦康阜室其可與乎于是捐俸鳩工度材伐石不以

勞民於縣署之北後為堂以為退息前為川堂以接  
史胥庖廡館舍布列有序衛以衡欄植以花卉靚深  
嚴固咸中矩度規制軒豁與治堂称侯退食於此端  
居而志慮精仰思而政理成早作夜息無非盡心於  
民者乃名其堂曰忠愛是役也始於丙午二月十二  
日訖工於四月既望為屋若干楹侯名東山字道夫  
號西溪蒲之世家嘗以禮經魁鄉薦其施之政也故  
克著厥能云

從吾堂記

汝南王家士 知縣

不遠不求之謂從。從之者本也。求之者物也。孰不有  
從士之從學。從政皆其所當從者。本也。舍已從之非  
本之謂矣。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不從物而從  
已是末。與從之辨也。然人情亦莫不有好。此又何以  
辨哉？竊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中者  
謂之命。動而未中其謂之何？蓋嘗仰而嘆曰：至矣哉  
此性命之旨也！至無至動。至近至神。知能之良。隨

所裁而自足吾心之本然也此其好豈有所為而為  
哉先舜孔子率此以盡君師之道從不足言矣故從  
學從政必本諸性分舍是則動弗由中賊其性矣不  
可不辨也士也顓堯舊讀書淮康山中取松茅覆室  
妄意古人進脩之學扁曰從吾晚承乏朐邑之四年  
懵不知所以為政仰思聖訓懼從吾之未能也亦以  
此名其燕居之堂有客過而問之曰君從政于茲矣  
豈徒吾之從乎余曰士也不敏每藉是以破愚耳客  
曰固哉聖人之言恐不若是之拘也夫從吾是矣果

盡無假于外以助于我乎請借此室與君之職喻之  
室無棟宇其何以居居無賑食其何以養士不受命  
于朝其何以尊榮其身而行其志是數者皆不能無  
假于外以助于我也君疇昔從吾而處也木石與居  
麋鹿與達無求于世可矣今君受一命之寄非獲上  
何以治民君不見今之善從政者乎行孚于上蜚聲  
四馳夫然後有助于我以行其志矧從欲固害于義  
若違衆豈君之利哉君其念之曰有是哉子之誤也有  
見于此身之舌惜夫未見天下之眞吾也知從欲之非

而未知以是之非也夫性一而已才氣之稟不齊吾  
才之不逮而覬聞達與人同亦惑矣且職思其居不  
願其外者果何謂哉第隨吾可以知行者勉之外此  
吾力未之能雖異政不加顧于民似無損也雖或未  
之知惟盡其在我者猶可以自安也如子之言其將  
厲民以便于已乎吾之不敏久矣不能從子之言也  
客俛而思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鄙人誠不足以與  
此客辭去余遂援筆記其前後名室之義書之于壁  
以代座右之銘

重脩儒學記

華亭周思兼

工部員外

二十九年十月李子如膠東聘李子與周子相善也  
旣布幣請於周子曰臨朐孔氏之廟以歲時之不葺  
棟宇崩墜無以陳述凡寡大夫謂是政之本也弗治  
將毀不可以爲民觀爲營度之三年始成曰廟之圮  
也二三子咸有替志寡大夫弗忍以與是役用集我  
二三子二三子朝夕益奮不倦是寡大夫有大造於  
胸也夫有廟而不脩何以崇化有功而不紀何以示  
後吾子其志之以彰我寡大夫之功周子辭焉曰拜

命之辱不穀之願也雖然不穀於文詞無能為役敢告不敏李子曰雖然吾子必志之昔之人毀之寡大夫與之非夫人之力不至此若之何廢之吾子圖之周子反幣拜命曰不穀無能為役敢反幣抑王子朐之良大夫也是舉也脩墜典而崇文德也不穀雖不敢不惟命是聽初戊申之歲王子至自光山春王二月初有事於孔氏之廟鳩材木平板幹具器用度時日既定以授丘氏脩廟及左右廡刻其桷而礪之脩明倫堂櫺星門啓聖鄉賢名宦祠易朽蠹恢制度

視昔加生初作講堂舊無講堂也初作饌堂作宰牲  
房備賓祭也初作庫房司出入作社學訓民之子弟  
可為士者先舊者後新者以次舉禮也於是臨朐多  
盜依治為亂臨朐人討之弗克或謂王子曰盜之弗  
輯子之咎也子盍詰盜王子曰不可詰也政德不脩  
於是又有盜已則無政而以討人何以能克夫政莫先  
於教教之不明民不知義惟利之競盜所由生也吾  
文教是務於是不給而又暇詰盜故王子於是役也  
甚力君子謂王子能為政政不務猛而務文教詩曰

爾之教矣民胥倣矣刑善故也王子教行而民聽之  
民刑于善何患于盜盜將弭矣及成盜止

脩崔府君廟記

如臯嚴怡 訓導

朐邑之北門迤東廟有祀崔府君者余嘗從縣官禱  
祠其中見廡下二碑述府君大略不言其何所據題  
有永樂弘治重脩歲月亦不及達自何時且草率無  
闕步竟讀悶然增慨欲為改為之即舊碑府君為隋  
唐間人楷之二代之史則無其列傳廟有住持道士  
黃惟明比復一新廟貌適欲得作者為之記乃購求

書記一編謁余按記府君於唐貞觀間歷長子滻陽

衛三縣令有按獵兔斃天蛇攝猛虎等事疑于荒誕然古之良吏以其神明之政能使鬼破膽虎渡河獸出境者嘗有之矣至述其臨命一節要非常理然陰陽之變糾錯相紛宜何所不有也乃若于唐宋諸君所為示憂兆孚感通神接引者尤為恠奇信如記所称述是其生有明德宜其民戶祝而俎豆之死為神明宜其君褒崇章顯俾之廟食永世舉非無謂矣獨胸之有廟則不可考尋其何所因也怡因歎道之不

明也愚夫愚婦惑于祠福之說相率而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祭非其鬼者多矣庸詎知夫其不為善而徼福辟則舍耕植而求穫彼為不善而苟求免于祠殃辟則多食鉤吻鳥喙以斬不死也亦惡可得哉府君既稱神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能副愚夫婦奔走之意哉况于愚之下者又于府君像望左右為二女以夾之則雜揉瀆亂愈益非府君意矣府君有靈其不能一朝而安于胸也審矣恰為之記以俟夫通幽明習典禮者擇焉廟地舊東西闊二十一尺南北比

長六十七尺黃惟明增買廟左李民地東西闊六尺

南北長六丈七尺

臨朐縣遷赤澗鋪記

嚴怡

出邑之北郭門二十里曰赤澗舊有鋪湏益都地界  
是於二縣得道里之中使節之往來或不勝車馬風  
雨泥淖之苦暫為上恩其處緣去居民稍遠又夏秋  
霖潦木泉湧漏於時供億跋涉者病焉欲遷之久矣  
以未有所稟受常因循未果比淮川王明府來為朐  
察知其便聽遷于澗之南舊有隙地在道西又增

買民地尋丈總之計閣四十有四尺其長八十有六  
尺四周甃石為燎垣前中為重門最後為室三間室  
之東西各為稍小三間雖深廣不足庶幾容冠蓋避  
燥濕少選間耳其材則撤諸舊鋪稍易其撓腐者石  
塊土坯則取諸其地工則其夾潤而居者自樂于趨  
事斯就緒易也既落成其管工老人陳詵蔣悌未請  
記余惟周官遺人之掌凡國野之道有廬有宿有路  
室有候館有飲食委積所為待賓客羈旅者無弗備  
也及讀左氏若國語如子產所論于晉單襄公所論

于陳者則春秋諸侯大抵于王制多闕失矣後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見橋梁郵亭不修因知其子之不能諸葛武侯治蜀則所至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以是效端知先王之制綱維既舉而節目靡遺古之善爲政者欲成其大必盡力於其細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虧也然則赤潤鋪之遷善觀政者亦足徵明府之一節矣是役也少府張君元縣尉王君整咸與有力焉後未嗣是者有考于斯庶幾修葺之俾不壞明府名家士汝寧之光山人也

重刻諭俗恒言序

王家士

涇野先生魁甲科時先考為同榜進士家士以通家子弱冠嘗獲見于京師竊慕其為人名第不與也晚筮仕歸胸情不知所以為政張樂竹先生督稅至朐手授是編士讀之則凡心之所欲行而未能者是編皆言之矣遂命工重刻布之于朐期與朐之人士共勉之序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俗之熾惡風有以起之也亦子之歸其聲一者未圃于五方之習也及其長而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

相一者則囿于所習之異耳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俗移人雖賢者不免習之不可不慎也乃其機則本于上矣是故孟子方圓之論大袖匹帛之謠上行下效之速也故諭之以言不若諭之以身之為愈也然則言可已乎易曰天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言之不可以已也言發乎身見乎遠風之謂也謂風之自不本于上者鮮矣是故君子慎之夫人莫不有良心本然之善猶之赤子之聲未囿于五方之習也恒言本諸百姓日用之常其文本周禮其言雖簡質而不俚

其事理則皆夫人良心散殊之所在是亦赤子之聾  
善俗之所同也以是諭民導之以知能之良民俗其  
庶幾乎曰諭俗恒言者謙不敢自居也要諸至理雖  
推之次諭天下可也豈惟徇民雖然崇雅黜浮而樹  
之風聲宅危害散以躋于安養斯固良有司者之所  
優也顧予寡昧奚是以與此乃若士有淑脩民俗變  
而日趨于厚以不犯於有司則深有望于胸矣

早魃解

前人

胸民榆林社鄭安者其婦產一男方離母即不育鄉

民駭其首異莫不聚觀曰此旱魃也曷相與沃其所生不然旱之毒民寧有已乎於是亟走報縣遣人圖其形視之四肢皆如常兒獨其首殊異項窪而不隆兩旁肉角反聳起上一孔約深入寸許自豎耳高黃髮數莖出額上口甚小不能容乳食萬頂上踵下居然人類也遂諭之曰此人形之不備而稍異者奚旱之能為愚民猶惑之於是召使前曰若知夫大造之生物乎陰陽為炭覆載為爐無以異陶者之造器也和之以水土制之以模範鑿竈薪槱火力透而器成

無弗同者迨其出也形色頓殊純然而光闇然而駁  
端者歛者幻而奇者變于常色而彩者若窳而弗可  
用者斯亦異矣雖然将以稱于天下曰是非陶器人  
必唾之矣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造何心哉亦  
若是而已矣故草不同也其天然則同木不同也其  
喬然則同鳥獸不同也其飛走則同人之頭目口鼻  
四肢小大妍醜不同也然未嘗壅上而頂下其人之  
形則古今鄭婦所產自頂至踵人也安得以其首之  
少異而遂以怪視之耶記曰雷鳴發聲有不成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鄭之所產其殆是之類也以為蘊隆之氣鍾為異物不亦惑乎且汝知旱之所由乎和氣致祥古之人中和位育故至治之聲咸于神明雖有水旱不為災道失民散哀愁苦傷天地之和召旱之災如東海孝婦之冤三年不雨此災之所由起也今之旱焉知非吾輩之所以致乎夫異于首汝怪之間有人面而異于心者汝獨不怪之何耶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悖倫傷化絕戒人理不啻踵上頂下形之不備已也形一不備不害其為人民彝倫喪乃不以

為怪汝之目見小體而不能見大體其亦可怪矣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汝其無是非之心歟或曰氣數不  
可易旱涝常相因自冬徂春積雪甚矣夫雪即涝也  
涝于冬春其能免今之旱乎未可盡歸之人也嗟夫  
氣數之說匪經之訓修德弭災古之人皆然何獨至  
于今疑之吾知盡吾職遑計其他因述解旱魃之說  
以示民焉

臨朐舊令褚公生祠德政記

邑人遲鳳翔

中郎

嘉靖庚寅我褚公受

上命治朐迨三年而政成邑人歸心焉未幾以治最  
徵授秩官郎去去後常見思今且十載餘矣而思日  
甚故為之立生祠夫祠所以惠德也且以永思事也  
祠有碑紀元洲張子才甫氏已為之大要誦召南之  
風以美公夫南國之政召公之遺德也其宗之思南  
土之雅俗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然非我公寔不足  
與於此大抵張子之論匪佞矣前此四明陸少石  
公之紀書院曰褚君豈不誠賢令哉達教本矣壽光  
趙公之紀去思曰侯不沮於勢不移於習三四年間

政皆井井犁然真與古循良班益都黃海亭公撫古  
駢鳴教用作而嘆曰侯惟弗遂時尚弗要吏譽弗以  
古雅為迂安丘黃海埜公之為考績序亦曰漢人所  
謂文吏諸侯是已此頌聲所以作也噫讀諸公之文  
章則我公之德政具備矣又焉用文之雖然余與才  
甫同為公門下士義固不容獨默也適公之生祠成  
余以叨與春榜留京師觀政事思德之餘每欲鳴公  
之盛而未能也迺鄉耆閭錦輦不遠千里持公去思  
集錄未示余曰夫政有大綱綱者目之會也有衆目

目者綱之分也綱目卷備公之政廣矣大矣諸公之作識綱也予盍識綱之目乎余聞古今之紀載寔繁矣凡往者之錄將為來者之勸也使後日誠有取而用之者則公福我朐民將與祠而俱存而邑人之德我公亦將與紀而無已矣是可以弗識乎今覽其目有曰懇荒田者撫流移也種桑棗者重樹畜也正田畝平差徭者均賦役也是有以力本政矣曰停舊稅蠲協助者蘇民困也改重賦處里甲者節民力也減遙馬革丁夫者去冗費也處遠軍寢牧養者圖永惠

也豐倉廩救水旱者備荒政也恤孤老業流民者哀窮獨也是有以濟時艱矣曰脩學宮者右文也勸誡學者崇化也創書院者育才也興社塾者養蒙也是有以植教本矣曰遵

聖謨者申法也慎鄉飲者養老也增祠名宦鄉賢者彰善也復遺碑禮貞婦者表德也嚴保甲申鄉約者示禁也開旌善復申明者昭勸也是有以備教法矣曰毀淫祠汰佛老子聞邪也禁師巫嚴鼓樂者正風也興廢祠脩壇墳者事神也祈雨澤祀蝗蝻者禦災

也固城池建樓觀者備規也嚴礪洞架河渠者除害  
也又何莫而非剔治之蠹飭治之務使纖悉繚然備  
具者乎是故民安其惠利而習熟其教化利其生全  
而自得其性真故公任而民親焉公去而民思焉思  
之又欲祠祠之又欲紀孰謂齊俗無良民哉是可以  
觀政事矣嗚呼朐青屬也古奕鳩氏之故都寔在焉  
周太公嘗治此矣尊賢而尚功今不可謂無遺化也  
今之民非三代之民歟殷諸侯逢伯陵嘗祠于朐之  
逢山麓矣迄今不知幾千載也其赫赫忠孝今猶在

人之耳不可沒也春秋管敬仲亦封此矣雖富強之外無善化然其利澤及人者夫子蓋亟稱之特進之於王道未純耳孫平氏為朐尉與齊侯難於赤澗而完節著民到于今祠之嗣是漢唐以降鮮聞矣豈有之而紀載失傳歟抑循良之不可數得歟至金吳公德彰氏以飛蝗不入顯元陳公仲祥氏以流民全活顯狄公子英氏以賑饑有方顯固皆以表表之行卓卓之守屹然為一代良吏也今皆祠之載在祀典可徵矣至我公復表我

皇明之張公璉蔣公瓊氏者採其故實而聞之當道咸得與金元三公竝祠焉其善善之公心乎噫朐令之得祠者古今足稽也公其若是班乎夫伯陵之忠孝尚矣孫平之節義亦偉矣若敬仲非王者之佐餘數公亦皆以二三善著名孰若我公之德之政有以兼眾美而超越之者乎君子曰郡邑者政事之地也守令者吏民之本也郡得一守焉一郡之三代可幾矣邑得一令焉一邑之三代可期矣由守令而達鄉相天下之三代也其易易乎我公尚進於是哉噫是

記也非獨美公也實以彰

聖朝棫樸得人之盛而深幸後之為邑者有成法焉

誠使考公之政而曰某政之廢也吾脩之某政之墜

也吾舉之何者推之人情而合則亦何憚於變通何

者即之土俗而宜則亦奚嫌於沿襲庶茲紀為不贅

也已否則耻于取人而自用厭于泥舊而喜新則我

公得以專美于時而徇人之私之祠之紀者亦自我

公而止矣意是非我公意也抑亦非記者意也於是

作德政記公家世詳見元洲去思紀今不復贅云

臨朐舊令褚公生祠去思碑記

邑人張邦彥

員外

嘗讀詩至召南之風有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美說者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國人思之故作詩云云然意是時距召伯宣政之日後矣而南土之人乃永思弗谖且軫及其物焉非深愛之渝濡贊骨有是乎夫自三才之道立也稽稱善長民者固靡不上德惇化子覆元元其曰仁厚立國則姪代其維表表爾乎其太淩元氣流行覆載間者于今尚可想見厥時賦政諸臣睇盱海內匹夫匹婦奚啻骨

肉父子哉其宗之愛殆非徒焉爾矣我臨朐舊令鳳

臺褚公方嘉靖庚寅奉

命來邑矢志單心務期仰副

國家達官保民至意乃維力振墜弛而尤以禮教學  
人之事是崇是務用是黔庶向化俗尚用敦井問都  
遂煦煦愉愉喟喟如也無何以

召授稅官郎去肆距今幾十載餘矣而邑之士紳之  
民企而思之者日加甚焉若曰其德其教其局忘  
其敦本知務為難繼也其所修置或有蕪敝則咸益

感旣追念如弗克見然故前此士人或鮮焉尚學維  
今則旣彬彬盛矣則曰美哉衆髦其撓之移乎向匪  
我公其孰基之見學宮齋宇有廢圯者則曰作之其  
尚易哉厚哉公之遺也比于昔初不啻倍蓰矣見童  
子之執藝鄉校者則曰吾聞先大夫陸少石公嘗以  
公爲達教本也其弟以是乎胸之才決決乎殆未可  
量已有酷于有司者則曰逮公爲政其無忍相加乎  
困貧漁之擾者則曰安得爲邑如公者乎其惟烝烝  
艾安吏治矣如是者弗可殫列於是耆民閭錦輩乃

相與裁曰吾聞遐慕者執遺逃聽者接迹濡潤者窮  
委嗟哉我公古之貴愛也其致吾民之企慕乃弗與  
歲月俱磨矣顧安所考其成乎茲維鏤石以張之肖  
像以祠之庶校與心矣且俾後此者獲未厭聞哉則  
諭之邑薦紳先生僉曰夫人愛則思者情也美則傳  
者法也協則起者義也永其存以考成者禮也二三  
子之言無亦於是數者是徵乎則告之邑大夫邑大  
夫曰先民之訓有之曰君子務在擇人予固樂聞舊  
令者之善否其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

汝衆亦茲審厥從遼罔悖于是吾將因以勸懲焉則  
茲役也所以直道而善善者且使續厥緒者永觀不  
沒矣可容後乎可容後乎於是咸屬余書其事于石  
以識余邑人素稔公之心跡而被教愛且目擊胸人  
之德公迺敢展言曰嗟乎我公之德之垂也其聞召  
伯之風而起者乎而吾民之追思之又可無異江沱  
汝漢之在當世矣夫自三代以還以化治稱者未易  
得也劉漢家為近古然前後四百年間循良之吏自河  
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外獨黃召龍魯輩數子為能

謹身率先居以廉乎史稱其廉廉庶幾德讓君子之風故所在民富所去見思云外此則寡乎未之聞焉下及唐宋亦匪無可表然比之漢益又弗逮矣而武健嚴酷苛如猛虎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者則著列寔繁然則體父母斯民之道以來勿翦勿伐之思有如公等之為令豈不足以明章我

聖朝棫樸得人之盛有以軼前代而超出之武公中都人名寶字光楚鳳臺其號登己丑進士第余昔為諸生時得侍教下每晉與談經則見亹亹多理性根

要之論若有以探閩洛淵源而上接洙泗正脉者其  
發為化理而灌浹人心也其固然與其固然與是舉  
也新任朐侯蒲坂賈君蒞政之始即朐士紳父老之  
請欣然嘉歎而贊成之其有志浚明召南之教而敷  
貢之者乎

臨朐縣官題名記

海棟黃禎文選郎中

臨朐故無題名臨朐題名自光山王子

始王子

曰官管也無攷名則無攷年無攷事無年  
與事是無縣也官也何觀乎惟是王子始蒐述架閣

起唐李道賓迄今嘉靖三十有一年計尹得五十三

人佐貳得七十四人尉得三十三人爰勒之石若曰  
之人也行也政也在志流風在邑一切喈喈在人心  
故茲不特錄焉君子曰題名曷義哉將鑒渾沌以昭  
氏乎抑將寄敬畏于石乎將立無言之教於寥寥以  
示觀乎悲哉古今人物之化儻其無窮也往者吾不  
前來者吾不及夫名字者陳迹也大道旁礴吾人寄  
旁礴於天地茫乎若大江之一壘何所寄託而所可  
寄託者在人心一寸之靈惟夫一寸之靈不昧而後

敬畏之心常生斯道也千載一日也信斯言也斯役  
也獨不可以寄至道於無言之石昭姓氏於無窮以  
示觀乎哉今譬之博者人一馬也我一馬也以大觀  
之則天地亦一馬也孰能玄而孰能黃耶孔子曰我  
之與人也誰毀誰譽人之生也不同氣故不同質不  
同質故不行不同行故不同政然以道觀之則同  
也以心觀之則亦同也古今無兩心天地無二道然  
則王子之石其将以心觀萬世乎夫我之觀人也猶  
人之觀我也苟敬畏起於一觀則一切可觀矣苟敬

畏威於一觀則一切不足觀矣故觀不足觀在我而不  
不在人不然則斯石也塊然已矣硜然已矣名之題  
何益於天地間哉吾聞邑有宰自秦人未置郡縣始  
也若子游之武城子賤巫馬期之單父閔子騫之費  
各垂聲于載道載厥東固弗賴於一觀而無往不觀  
故無不足觀也夫道通於一者也通道於一而牛刀  
而琴而星而汶上與今之石皆可一也苟不通則道  
斯裂矣又曷觀是故君子要諸心焉臨朐古伯氏駢  
邑自郚而西則故漢氏朱虛春秋邾郚郚三邑之一

劉章之故封也晉酈子名其山為小泰山蓋今境內  
之東鎮沂山代多名賢即如勝國之尹猶有狄子子  
英陳子仲祥者亦足觀不識今記如二子者得幾人  
乎王子忠信而寡慾治民不擾直而樂廣而儉守道  
日固予觀久矣故不得辭其樸歛而代石為斯迂闊  
之談以俟後之有道君子云

臨丹賦

晉應貞

陟綿岡之迢邈臨窈谷之清遐遐覽丹源之冽泉眷懸  
流之清波漱玄瀨而漾沚順黃崖而蕩博激重巖之

絕根拂崇丘之飛崿然後陰渠洞出陽滄旁開倏熠  
高驚皓曜長懷盤溢鬱沒雲轉颶迴屏側爲之飛隕  
壁岸爲之波墳列以青林蔭以綠枝檉松蒼蒼於其  
側揚柳婀娜乎其下則高溜承崖懸泉屬嶺別源分  
注水瑩玉靜清波引鏡形無遁影

沂山瀑布泉

太原喬宇

吏部尚書

東鎮廟之西緣麓而上路皆崇翳峻絕十五里曰  
百丈崖有泉自山巔而下映若晴虹灑若飛雨爲  
江北瀑布之冠歷漢唐宋來士大夫到者寥寥未

聞以是茲泉不得紀載籍入題詠良可惜也正德

庚午夏六月宇戶部侍郎奉

命禱雨于沂山祀禮既竣乃周訪遐歷得見所未見  
因嘆天地間奇踪勝蹟不為世所知者豈止此哉  
漫賦長句聊以補郡志之闕云爾

匡廬暴雨布天下知沂山隱在齊東磥丹崖斗絕三百  
丈蜿如白龍身倒垂層巒曲澗何逶迤松蘿蔭濕苔  
蘚滋古今遊人到絕少誰復表白山川奇我來嶽鎮  
舉祀事歷覽形勝將無遺穆陵西北屹東鎮三泉湧

出山兩頤下為巨浸分入海萬古元氣常淋漓踏遍

瀆坑坐大石飛雨匯作青蓮漪人間雙液豈浪語天上銀河真在茲山深六月少炎暑水晶影動簾櫳移平生溪山頗登涉如此名泉初見之徘徊盡日不忍

去似覺巖壑生春姿欲歸把酒更相祝造化何物非神司只今海內望霖雨慎勿水底藏蛟螭

又

盧陵陳鳳梧副都御史

百丈崖高鎖翠烟半空香下玉龍涎天晴六月長飛雨風靜三更自奏絃蒼水珮縣雲片片珠簾洞鐵月

娟娟脫山倒著肩輿下迴首斜陽景更妍

又

金陵陳沂布政司叅政

者泉倚杖躡峻嶒暫息疲勞興未能絕壁雨聲飛急  
溜空山寒氣結層冰崖懸碧石傍神立梯覆青莎側  
足登巖下坐未還枕籍酒醒孤思欲飛騰

夜至東鎮廟聞瀑布泉相去十里許遊覽未能  
歌以寄興 四明屠大山 布政司叅政

山神變竒天帝憐倒捲海水懸山嶺海神欲爭不敢  
言怒觸山頂通黝澗白龍騰攫掛紫烟擬挽銀河濁

九天力微路迥絕賓緣迷落萬丈鳴澌澌化為空青

碧玉鞭飛聲兩道雲光鮮山神更駐妨晏眠徙置十  
里蒼崖肩坐令峯巒偉麗捐頗費探討添煩冤我未  
聞此心冷然昏黑未許窮攀援洞宮恍惚珠幕寒雪  
肌冰骨爭清妍誰能移置大道邊報爾萬鑑黃金錢

初夏同倪晴竹遊沂山

內江楊一瑞知州

平生適興在登臨新到沂山豁素襟老柏蒼蒼看世  
換穹碑鬱鬱任苔侵鋪茵草色逢初夏瀑布泉聲落  
遠岑我欲再遊君更約清吟有鳥也知音

九月廿一日同李壁軒夏草堂潘東匯詣

東鎮祀神竊念時事感而賦此

汝南王家士

東沂名鎮洞天巍晴日聯鑣歷翠微仄徑俯臨幽澗  
度懸泉高並白雲飛祠前愧賄增癯影塞上愁聞赦  
鐵衣回首不堪登輶思流移秋暮幾時歸

遊仰天山

陳珪 青州府推官

雲卧羅浮八百秋荷衣掛在海東頭夢回憶得重來  
取又跨飛鯨此洞遊

羅漢洞

四明陸試提學副使

險絕坡門路悠然雲洞深潭空散餘煙  
白鹿煙霞侶丹砂歲月心鳴絃坐秋石細和水龍吟  
又

嚴怡

暇日相招煩茂宰况多佳客共齊攀有山如此足不  
到浮世幾時身始閑一笑舊題留韓壁三杯狂思涌  
雲閣悠悠何若憇疲馬盡日驅馳塵土間

嘉興夏雲鵬訓導

誰持神斧削芙蓉出千峯與萬峯雲影断時天外

落水聲鳴處石邊春東風有約春先去幽徑無媒草  
自封登眺不隨仙侶到百年良會信難逢

登朐山

邑人張邦彥 戸部員外郎

山人載酒綵相過道士開門翦薜蘿逕遶乍逢麋鹿  
伴林深時聽野人歌翩翩雲葉生芒屨皎皎嵐光照  
芰荷山靜尚餘淳古在便當解帶卧前阿

肩雨出駢城渡灞河即事口占

王家圭

郊迎先出郭風雨候前麾冠蓋黃流滅江山白霧移  
披林鶴翅急逆浪馬蹄遲莫訝衣渾濕塵緇更可悲